

亂著集

(三)

83
MU

亂 莠 集

臧克家

現代散文新集

良友復與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版初本海上月五年九三九一

版初本林桂月八年三四九一

集

頁八野興圖書局公區下
元十二幣國價實册每

封特：想業大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No.507—1014

目次

沒出息	一四三
下鄉	一四三
悼	一四八
病菌針	一四〇
花蟲子	一四九
寂寞的伴侶	一五六
猴子拴	一六五
老哥哥	一七八
六機匠	一八六
武訓	一九七

野店	一〇八
舟子	一一四
開花的古樹	一一八
嫁女會	一二一
年前年後的忌諱	一二五
教書樂	一二九
可喜的孩子們	一三二
一個從濱江來的人	一三五
黃風	一四一
四月會	一四五
閏花	一四九
中秋憶關東	一五二

沒出息

去年暑假回到家去，青紗帳季照例鄉間住不下，我便留在城裏了。借住了一位本家的大廳，院子很寬敞，清爽雖比不上青島，然而也得算不可多得的避暑勝地了。客來往的不斷，從竹簾裏可以看到外邊飄飄的長衫閃來閃去。

有一次，一位意外的客人把我怔住了。從他的面孔上看，顯然是個莊稼小夥子，但一身濕漉的灰白衣裳却叫人知道他是個小鹽販子。不是一進門他先喊了一聲「表兄」，我一定認為他是錯訪了人。這稱呼是一個有力的啓示，它使我頓然的澈悟了。「啓昌」，我叫出了這兩個字，不過對方好似沒有被引起表情，時光把人變得太不像了，他的名字在他自己的耳中也成了陌生。接着，像替我解釋疑團似的，他告訴我：母親（我的大姑）死了，妹妹嫁了，父親還是和當年一樣，要麼吃大煙。家地被一張一張的文契寫給別人了，維持家庭的剩了他一具身子。

裏裏外外沒有第二個，又得當男的又得當女的。種地這年頭是自折本，要活着不能不另找路，這樣，一支鞭子，一個馱鹽的老驢作了他年來的伴侶，一條身子便在鹹水浸潤中了。他說話的樣子很忸怩，我明白他是對着他當年的同伴內心在慚愧。他有時把眼向四壁投射一下，口角不住的抽搐，却沒有聲音吐出來，好似這大廳的華貴迫得他開不開口。後來，不知道他經過多少次的爲難，終於把我招呼到外面一個僻靜的牆根下去了。我們都蹲着，他老是用手指在土上畫圈。好似雷雨的前夕，天上綢繆着可怕的烏雲，眼前這一霎的靜默會叫人往風雨交加的狂暴上想。

「表兄」。抬頭望了我的臉，「你得救我！你已經是得到好處的人了」。這是打引的兩聲般雷，滂沱的急雨定不遠了。「生處不嫌地面苦。這話我可不能說了。兔子還有三個窩，我不能在家裏等死」。他說到這裏停了一停用眼角瞟我的神色。

「那麼表弟你想怎樣呢？」

管頭目。我想到外頭去找條生路，大地方的路總是寬些吧。」

我心裏就是這樣覺得他是無知，但在這個場合下礙難再反駁他的話了。我只淡淡的回答了他一句：「我到外邊給你留心，有機會一定招呼你」。

當時應承的不過是一句話，誰想到表弟在我回校不久就追蹤而來了。這真使我沒有作法。看他的神情很有點得意，像一隻餓鷹衝出了樊籠海闊天空的任意飛翔了。街頭的榮華在他眼裏開出了希望的花，他這時心裏一定舒一口氣「這我可得救了！」他一心高興，我不忍給他當頭灌上冷水，但我心下的難過不是他所能夠了解的。他老是朝着我笑，笑裏帶着懇求，彷彿是只要我答應下來，工作便立刻可以到手。

他是一條光身子來的，我知道我應該對他做些什麼。不過我還是一個學生，要插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我想了老半天想出了一家闊綽的親戚來，女主人是他母親的親姑，按服色講對他這是很切急的關係了。我開給他門牌還再三叮囑他，無論如何不要說先見過我，只說你舅舅在你臨離家時把地址開好的。看神

情他頗有些爲難，好似一條窮腿爬不上財主的台階似的。

第二天晌午我跑到姑祖母家去看表弟去。當堂圍了一桌在吃午飯，我心想：表弟已成上賓了。他見了我老遠便立起來，沒說什麼，只笑了笑，我爲補綴他這一笑的破綻，故意顯出了見了生人應有的一種驚異來，大表姑和二表姑都掩住了口笑，好似故意不作介紹來開我個玩笑。

表弟最先放下飯碗，嘴在咀嚼着餘飯，像爲了維持體面叫肚子委屈了一點似的。飯後大家都到姑祖母屋子裏來了。大人在閒談，小表妹採着了那隻一家人崇愛的狗的耳朵在同它玩。姑祖母坐在牀沿上吸着旱煙，話和煙絲一樣嫵嫵的從嘴角上冒出來。

「人生還有法說，才幾天的財主，弄得這麼七零八亂。母親死了，父親不務正業，……這個孩子小時候還不是金枝玉葉的，現今弄成……」說着舌尖噙噙的表示着嗟歎。姑祖母的話是朝着表弟說的，大家的眼也一齊照着表弟看。表弟低着頭用手弄衣裳角。

「可不是，人間的事變得太快了，小時候我和表弟終天咬住尾巴一堆玩，誰想於今見了幾乎不認識了。」我應和了姑祖母兩句之後，表弟牽着我到下房來了。這是他臨時的安身處，屋子卑小的恰合他的身分。他一到這屋裏便變了樣，也笑也說的。最後又向我告了一頓困苦，這意思我全明白。

過了幾天又去看表弟，表弟不在家。姑祖母的話頭也不像上次的慈悲了。表叔的話裏也長上了刺。

「終天嚷着要工作，工作是把土！」

「是呀，你想想我們兩眼土黑向那兒去抓個工作呢？」姑祖母可憐表弟的心已經一半變作怨憤了。最後還埋怨介紹表弟前來的我那位叔叔，我聽了忍不住心裏的笑。

「裝樣還念過了七八年書，聊城路念成柳城路。」大表姑表演了表弟的笑話。

「終天在家裏坐不住，就是想他表升（兄）。一去就是一天，回來你問他，

不是中山路就是五道（綫）樓。」二表姑在表演表弟的笑話。

「俺表兄一心文明，來到第二天便把小掛換上了洋磁扣。」表妹也在學着刻薄。

門鈴一陣急響，大家都說這一定是小客回來了。果然是表弟回來了。見了我一笑之後便很自然的約我到他的私室去了。表姑們都笑着說，這可來了您的親人了。

表弟沒有多話說，三句之後就轉入了正題。日子過了許久了（在他心裏日子更是長得可怕吧）？工作爲什麼還沒找到一個？表弟心裏除了發急一定還有點抱怨。我勸他安心等候着，我已經在到處打聽着了。

一點小事牽我回了一趟家，可把表弟急壞了。回來，姑祖母告訴我表弟每天跑到天橋上去看火車，沒接着我却看了工作來了。說是表弟看中了車站上搖小旗的事。

「有這樣工作我還幹哩！」表叔這麼連氣帶笑的話。表姑們又是哈哈大笑。

天漸漸的冷起來了。表弟看中了的工作很多，可是變了一個季候我還沒有給表弟找上一個他看不中的工作。窮人住富親戚，無求無告的少玩幾天倒還新鮮，不然就惹人厭煩了。就眼前的光景看，表弟顯然成了大家討厭的骨頭。姑祖母要我告訴表弟，天寒衣單，頂好趕快回家去，路費可以想法子。我跑到小屋子裏去勸表弟。我這時把我應該說的話一下子吐出來了。我說外面不是好混的，都市是一張吞人的血盆口。可是表弟這時也把話蘸着酸辛向我傾洩。

「表兄，你替我想，地沒有地，人沒有人，你叫我回去，回到那裏去呀！」說着說着表弟哭了。想想姑祖母談過的表弟家庭的悲慘，再想想十年前作爲我伴侶的表弟，我也不禁有些悽然了。表弟最後一面拭眼淚一面說「你快得好處了，一畢業還不是教育局長。」表弟口中的教育局長應該是教育廳長。他用這樣的話來打動我，他用眼淚訴苦，這叫我怎樣辦呢？我把姑祖母的話傳給了表弟。失望是當然的。「養一條狗一月破費三十多塊！」不三不四的這一句話把表弟對於這財主親戚的不憤便十足的表現出來了。

表弟說回家是一條死路，我當然不願迫表弟向死路上走。我給他計劃弄幾個錢先到外面去販青菜站站腳。表弟不大高興，可是也不得不答應下來。只要不硬迫他回家也就算了。姑祖母說錢是可以出的，回家不回家她也不管，但錢要在表弟來辭別時才可以拿出來，而且表弟口頭上一定得說回家。她老人家說，不願叫人家說把一個窮親戚趕出去做下賤的事，那與面子上太不好看。但另一方面，這意思叫人往「送窮神出門」上想也不是不可能的。

好幾天不見表弟，心是惴惴的，在一天的正午表弟來了，臉色變得像灶底，走起路來一跛一跛的。望上去，便知道有什麼意外發生在表弟身上了。

果然，表弟第一句話就告訴我脚叫大車碾。說着把受傷的脚從沒跟的鞋裏拖出來給我看。在他一陣帶着悲傷的說以後，我才知道他並沒有去賣菜，而去拉了兩大車。他告訴我拉大車不是容易插進去的，人家都有幫有夥，幸而一個人把他介紹進去，而不幸便接着來了。表弟說着還帶點歎息。幾百斤的重量壓在一個人的背上，生活的沉勁也就可想了。

正疼表弟的脚，爲表弟的前途悲觀，一個工友送來了一個紙條，這是一位在事務科當職員的朋友寫的。說是趕快叫我把介紹的那人招呼來。我喜出望外的高興，這真是天不絕人了。我即刻扶着表弟到了事務科，他一路子怕人家爲了脚傷拒絕他。到了那裏人家叫他寫下自己的名字，他提起筆來用無聲的話問我他名字的寫法。

「你讀過書嗎？」

「念了八年！」他鄭重其事的回答，惹得人忍不住的笑。一張條子傳下來，表弟一變而爲大學的工友了。我領着他到了他應管的校舍，指示了他應該伺候的屋子，教給他一些洋碼好預備去認識校舍各屋的號頭，吩咐了一些老工友指導他，叮囑了一些同學照顧他，末了又給他送去了一些應用的東西，我便走了。

此後，老是不見表弟來找我，有時在路上碰見他提着水壺一顛一跛的，可是老遠一望着我，便立刻把那頭轉過去了。表弟簡直是躲着我。一個黑夜裏，燈已熄了，表弟闖進我的屋裏來，坐在我的床沿上，不動也不響。

「幹得怎麼樣？」

「活倒不累，就是太沒有出息！」

「好好幹着，有機會再找點好事。」

「幹工友有點抬不起頭來，我不敢向人家說你是我的表兄，看見了你我都是躲着走，我怕給你丟人！」遲疑了一回，表弟又說他原意想着出來學點手藝，好預備出師之後自己來幹，一月十一塊錢的工友有什麼出息呢？

表弟到底是沒經過世事的，幾時見了我第一句就是嫌事情沒出息，他一點也不想他自己的地位和他的話給我的反應。話頭好似帶一點我應當介紹一點好的事給他。

一個過節的日子，我到那家親戚家去。姑祖母爲我對表弟的情深誇獎了一頓，這誇獎的反面就是對表弟的責備。原來表弟把沒出息的話早傳播到這兒來了。

表叔表姑爭着向我告訴表弟的故事。說頭兩天從遠處來了一位客，恰好表弟

也在這兒，大家便在一桌子上吃飯，在筵席上表弟大顯身手，「什麼熱湯老蔣」名詞一串串的。襯上那一套衣服，更恰合身分。表弟走了那位客人問「那位學生在那個大學裏念書呢？」

這一套話不知誇獎還是諷刺。

過年的時節表弟回了家，爲了一件意外的事件，表弟離職了。家裏是留不下的，過了些時表弟又回到青島來。這時我已經考完畢業搬到外面的一家小旅舍裏去了。表弟差不多每天去跑幾次。每次照例取一支煙吸在口裏；話不多，就是找工作。表弟現在有點不同了，說是只要是事就可以幹，沒有現成的，就是小工也好。他還常常向我解釋以前說沒出息不是有意給我難爲情，請我原諒。總之，從神態上，從言語上，在在可以看出表弟是被生活軟化了。

後來表弟簡直一來就向我要工作。樣子怪可憐的，好像一隻馴順的小鳥。都市擠得什麼似的，和表弟一樣的人，不，還須負着家室之累的人不知有多少每天在飢餓線上打轉，他們也是從鄉村逃來都市的。

不久，我便離開青島了。臨走也沒見着喪弟，想起來非常不好，過好似我把一個人騙到都市去，又在艱困中把他撇在死線上了。

後來我常到一處家回齊 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於臨濟



我離開大學紀念書到，一
 多向一車則的。財上無一空去照，更何合良也。其弟步了無道者入門一誰道其主
 處心該良，大漢到亦一其于土物類，在該類上其後大抵其年，一竹類其習客類。

下
鄉

二十天的寒假使我們兩個陷入了枯寂的心境。空洞的教室，零亂的紙片，把淒涼襯托得到了頂尖。一道甬道長長的像一條死蛇，我們走在它背上時，一種寂然的聲響觸到耳朵裏，一雲又寂然的落到心上。晚上偶爾出去一趟，手電筒的一閃更顯出了黑暗的濃厚可怕來。成羣的餓狗像故意在爲人長胆，一條枯樹枝落下來，也會惹出一串驚心的狂吠。

過罷了年，正月初上的日子更有些難耐。坐在小爐邊念着狗日羊日，從回憶中追一點苦趣。這時我們兩個真成了兩隻擱淺了的小破船，沒有外力的援引是無法擺脫開這一泓死水的。

一天的早晨，我們正在愁着太陽幾時才可以偏西，一個女孩子的手把門突然推開了。立刻屋子裏的空氣活躍起來。深汀招呼着她，我忽搭忽搭的拉起風箱

來。她是深汀的一個學生，從像貌形態上你不容易辨得出她是一個女性。她的處境很苦，苦得叫有點人性的人得向他深表同情。她住在離城四五里地的鄉下，每天逐着太陽的起落走讀着，當中還隔一條運河。她父親做一點小事供給着她，而她須扶侍病着的母親。小弟弟和小妹妹的照管，不用提，也是她的職務了。來到校裏算一個學生，一踏進家門就是一家人的總管。一條心腸掛在兩下裏，所以這次畢業會考有兩門功課是補考的。

深汀對她曾有過一星的幫助。當時她父親堅決不接受這份同情，經過多少苦心，和唇舌才算把那位有氣節的先生說服了。今天這學生來，不是來玩的，手裏提着用紅紙封好的兩包點心，據說這是鄉下有名的特產，上面放着她父親的兩個紅色的名片，不消說，是「恭賀新禧」的意思了。

但是，她來也不光是爲送禮物的，還負着使命來請我們下鄉。她的話說得千誠萬懇，口氣裏還帶一點怕我們不去的着急。正月初上正是訪親友的好日子，我們很明白，設若不去，會給像她父親那樣的人一個怎樣的難堪。正在苦悶得人發

慌的時節，能到鄉下去玩一玩也不錯，這麼一想，心便立刻被野外的景色和鄉村裏新年的景象引誘得亂跳了。不過，再一轉念，怕她全家裏未必找得出第二牀破子，就又不能不有些躊躇起來。她似乎也覺察出這一點，便堅決的說：

「老師們無論如何得去，我父親想見見老師們！」

我們也真願意見見那樣一個父親，便終答應下來了。

「明早我來接老師們。」她丟下了一句話，我們沒有來得及說聲「不用」人已經走出門外了。

第二天一早，太陽掛在枯樹的東枝上，她推一輛自行車來了。從冒着熱氣的臉上，可以看出她一路上的疾馳來，我們把預備好的兩包禮物裹在車尾上，便把這一座大校舍全丟給空虛了。我們叫她騎在前邊做嚮導，她不肯，雙手推着車子，三個人一同出了城市。

一踏入野坡的邊緣，心就如同涸轍的枯魚放入了汪洋大海一般的鬆快。運河挾着濁黃從不知道的地方流向不知道的另一地方去。像從孤島上逃出來的

亂

3

亂

3

囚徒，對於一切都感到了新鮮和喜悅。空闊的宇宙被有力的呼吸帶到了胸中。冷風吹着我們的衣角，吹亂了我們的頭髮，我們只受到可喜的清涼。她，這個樸實的學生，一件破棉袍，一雙單鞋，在冷風中却走出汗來。野外的小道上往來不斷的人，我明白他們是走親戚的；是用急忙的脚步去給死去的親人送了紙錢，預備趕回來湊賭博的。經過一些村莊，看見一些新裝的小孩在圍着看什麼把戲，也看見土牆根下一些成年人擠在一塊。我對這學生說，「小弟弟不會在村外等候我們這兩個陌生人嗎？」

在她的指點中，我們從枯樹縫裏望見四面黃土牆圍着的一個院落。一個綠衣小孩朝着我們跑過來，含笑向我倆就是一個大鞠躬，頭還沒抬起來，便又箭鏃般的轉身跑向家中去了。我們的脚步剛進了門，一位四十歲上下的先生迎上來跟我們打招呼，其實用不到這位女學生那一陣慌亂的介紹，我們早已猜準這個人是誰了。臉黑參參的，顯露着十分堅實的樣子，襯上一件黑色的半舊長袍，一看就可認出他是一個篤實嚴肅的人物。院子像一條火鏢，長長的，三面是土平頂的小

房，我們便被讓到西屋去了。（應該是北房，可是我說他是西房，）三間屋，一個裏房，外面頂着北牆安一張小床，旁邊是一個衣箱，對門安一張紅色的桌子，我們便被迫分坐在兩旁，儼然成了上賓了。那時床上有一個不滿五歲的小女孩頂着床被，一個面黃肌瘦的婦人在守着她。當我們剛一進來，這位女太太便捨開孩子來招呼我們。我們從她那一陣子不安的神態看得出她心中的誠懇。小孩子見了生人就哭起來了，爬出被來伸手要姐姐抱她逃走，正忙着拉水的姐姐聽見哭聲，只得進來把她抱在懷裏往外去了。天很冷，小孩子身上只穿一件小紅襖。李太太（我們的女主人）說孩子近來受了點風。

牆壁上掛着一幅耶穌救世的故事，用這對照一下李先生（我們主人）的行爲和情態，使我頓然省悟了一個縹緲的記憶。他把預備好了的洋糖瓜子，花生，酥糖，一總放在我們面前，不住手的讓。我們放下這樣就得立刻拾起那樣，不然，他便會起來替你拿。我們的學生是忙着倒茶，杯子你不能放下，一放她馬上會送過壺來。門外擁擠着一羣男女孩子，眼光裏含着奇異直射在我們身上。東牆

頭上也排滿了人頭。但有小孩子們鬧着，倒還覺得好些，後來叫學生纔把花生把他們打發走了以後，就更顯得沈寂了。李先生坐在一條凳子上，除了那幾句由衷的感激話以外，便什麼也不說了。李太太似乎更沒多話說。最後我明白這份沈寂得由我來打破。

「真名這孩子很勤苦耐勞，因為忙着家裏的事，所以心不能專放在書上。這次會考兩門不及格，已經算不錯了，這學期還得叫她到學校去補習，家庭不是個讀書的環境。」

「孩子沒出息，虧得老師們……」李先生除了感謝似乎別沒意見。

「學生還是得叫她升一步學，升不起中學，弄個後期師範畢業也就是個不錯的資格了。」

「唔……」李先生似乎有些話存在肚子裏。

門裏閃進了另外一位先生來。進門還沒有坐好，就聲聲道謝老師們在孩子身上費心。這是真名的伯父，在本村辦鄉立小學。一陣讓坐讓茶讓瓜子的騷動過了

以後，話頭又轉到學生身上了。我們的話還是那一套，可是這位先生却能說上幾句了。他說「家道不好，她父親一月見個十塊二十塊的，養家已經是很巴結了。升學原是好事，老師們的心操的真周到。可是她父親想叫她找點小事做，好分担一下責任。她小弟弟快升高小了，小妹妹不久也得上學。」這些話說得很懇切，都是真名父親心下的話。可是李先生聽了只是半開着笑口，不加一句斷語。一霎，一個青年人又闖進來了，又是一陣道謝，辭句好似預先商量好的一般，一曰一個真名妹，我知道這一定是她的一位堂兄了。

人多了固然可以減少寂寞，然而添了倒茶的手，都叫我們一起一落的更有些不安。

論時間，距這位青年進來還不到十分鐘，一位和李先生年紀相仿的人又走進門來。這位先生有些叫我捉摸不透。黃色的臉皮，半時半古的打扮，態度十分從容，看樣子是一位小學教員。忙亂中一陣介紹，我到底沒弄明白這先生的名姓。他也是一口一個真名，也照例重複了一套感激。可是他的話有些不同。看他坐在

靠門左邊的一張凳子上，那份從容安閒態度和清利流暢的話頭，默默中我有點驚訝。他對李先生似乎很不客氣。爲了貞名升學的事，他發了許多高論。他似乎嫌李先生太玄板。他好似應該給這學生作主。他的話愈來愈多，範圍也愈大。二位李先生和這位學生以及她的堂兄對着他的每一句話都點頭，看神情心也在點頭。這樣着，似乎又不大像李先生的本家。他把一隻腿盤在另一隻上，眼睛驕傲而又和氣的平視着，口像一條緩流的小河，聲音清脆可聽。他向我提出一個問題，問我的意見。他一時靜默着，早晚我的話完了，他再補充或把話另轉個方向。我在驚疑着這樣一個常識充足的鄉下小學教員！他問了我對國家前途的意見，問了教育上的一些問題，總之，問的全是些成問題的問題。我心下驚慌着自己對這些問題有點拿不起來。這時我完全居在被動地位，這全屋子的空氣是屬於他的了。從他的齒縫裏我知道他到過北平，曾經在領事館當過翻譯，開口閉口間不時把一些掩不住的外國情形流露出來，說來一點不勉強，也不含一點誇張的意味。

方方正正的坐久了真有些板的慌；我便立起身來，踱到西牆根去看一幅耶穌

救世的畫子。「這不是聖經上故事嗎？」我無意中露了這麼一句。

「唔先生讀過聖經嗎？」他立即站起來，神情顯得十分驚異。

「是的，讀過一點，我有一位親戚他在教，見了人就拉着念聖經，祈禱。」我故意把自己和耶穌拉近些，試看一下這位先生。

「先生在大學裏一定把它當文學讀的。」

「是的。」

「這是不夠的！這太小看了聖經！先生，我不是爲聖經辯護。」其實我沒說他辯護，他似乎要使得他的話更有力量，所以才這麼一轉。

「我起初也是瞧不起聖經的，人家向我宣傳教義，我便反問他們誰見過耶穌來？就算有過這樣一個人，他會活到今日，我們會有什麼好處？如果餓了他能給我們麵包吃，那麼我就信耶穌教。」

他的話很能引人入勝，像一個演說家一樣，話頭的次序和高低能說得恰到好处。一些人給他說得寂然無聲，李先生光裂着嘴笑。爲了給他助興，我加了一點

關於收士誦經，信男善女跪在下面大哭流涕的故事。

「是的！你覺得他們的哭是太可笑嗎？不，一點也不！我起初也笑他們是瘋子，可是後來真想不到我自己也變了他們中的一個！你相信吧？李二哥他知道。」

他舉起眼來向李先生望了一望，李先生又是一笑。到這時我才知道這位先生他姓李，至於他和李先生有着怎樣密切的關係，我却不得知其詳了。

「我是個頂壞的壞蛋。我好吃，好穿，好嫖，一切下流的事我全會！在北京的時候，一夜跑十幾個老婆門子，錢不當把土！放蕩一陣回來，應該快活才是，奇怪，却偏偏相反，躺在床上心成了個煩惱網，一夜不許你合上眼！這樣久了，我太耐不住了，我便問自己：「人生就是這樣嗎？」那時覺得一定還有好的路，我沒有找上去！如果人生只是如此，我要斬斷自己的頭！」他說到這兒，話轉快了點，可是一點不顯得特別緊張，好像這段話就是預備安插在這裏的。

「一位救星來了！」他繼續說「一位在教的朋友看我這樣，他勸我讀一下聖經試試。他給了我一本，迫着我看了其中的故事回頭再說給他聽。當時接受了這本

書；晚上燈光一亮，心又把我拖到花巷裏去了。回來我又變了樣，良心責備得我做了一夜惡夢。過了幾天，那位朋友問我讀聖經的事，我一句話也沒得回答他。他也沒有責備我，只和氣的說這本書看了於我是有好處的。話說過後，書丟到一邊，生活的老圈子仍然套着我。早晚想到要會那位朋友了，這心才忽然觸到書上，粗心的看它個十頁八頁，打算去應付那個朋友，那個朋友似乎也明白這情形，並不十分難爲我。從那以後，晚上躺在床上心痛的時候，便強捺着它，把眼放在這本書上，可是眼光像兩條木釘子，書面像一塊硬鐵。先生你想想像我那麼一個人，怎能看下這玩意去。」

「是……唔……」李先生好似覺得應該表示同情他的話了。這時，貞名兄妹和她的伯父全出去了，至於幹些什麼，我猜個九分。我們起身辭行，但這是徒然的，只惹得人家一陣上頭撲腦的着急。

「走是走不了的，好壞將就一頓吧。李二哥又不曾客氣的。」不用我告訴，你一定明白這話出自那個的口。我從新坐下去，他的話也就重新開始了。

「有一晚上，我下了決心要細看看這本書上到底寫着些什麼，便犧牲了紅燈綠酒，一早閉起門來念書，可是，心老不能定，把它強捺在字上，一鬆它又跑了。上帝說『要有光，就有光！』這是什麼話！一下子又把書丟下跑出去了。」

「心真是不好擒！」李先生冒出了一句話來。

「可是終於叫我擒住了！有一個黑夜，我夢見了一個老人叫我看聖經某某頁某某首詩。第二天我照樣翻開，果然有這麼一篇詩。我讀了之後，不由得大哭起來。它簡直是特爲我做的！他叫我悔過，他正敲着了我的瘡疤！」

他說到這裏，飯開遞來了，大碗大盤擺滿了一桌子。還跟進來一位女先生，梳着十年前時興的菊花髻，不用問，這是特地請來的女招待員了。大家都很多禮，讓座就占了十分鐘的工夫，後來還是那位先生把我們按着賓主分派好的。特別向城裏叫的館子菜，這麼隆重，男女陪客又有這一些，真叫我們有點過意不去。看汀的神色，似乎後悔不該來這趟。招待員真是盡責，把每樣菜都送一點到我們的碟裏。似乎應該用話來下酒，打便向着那位先生問：「日後又怎樣？」

看着神色不問他也正想開口，這一問真使他高興了。對不自覺地哭哭了一場，「日後怎麼樣，問問他們都知道。」話在朝着李先生和那位女先生說的。這使我明白了他們是夫婦。

「心還是不聽說。後來我生了個法來試驗自己心境的苦樂。我拿一天專去幹些慣常幹的舉，花天酒地，賭博場中去混他一整天。第二天用另一種方法度過，拿大洋錢打竹叫花子，到工廠裏去替工人扛活。按說，該是第一天快樂，第二天痛苦的了，是的，快樂，然而只是當時，晚上回來幾分快樂就變成幾分空虛，煩悶，悲哀！而痛苦的白天却給我個安靜的夜晚，你說怪不？這兩種生話交互着在我心中亂絞，心是一束亂麻，又像紅火中的一條蟲子，那難堪我沒法說出來。後來我知道我得借助那本書了，我便一天一天的讀下去，有一個晚上已經睡下了，」說着順眼望了一望那位女先生。「我一個人守着一盞小燈，忽然我覺得全屋裏都發了亮，是從心裏亮出來的。我胸中絞着的那一團亂麻，被一隻手一下子抓去了！一時感覺得空快，我跳起來大笑一陣，一霎，不自覺的忽然又放聲大哭起

來，這哭比我爸娘死時哭的還有勁，像什麼事冤屈了我，哭一下我才痛快！這時我一生的罪惡，向我打了個最後的照面，同時我望見了耶穌伸手引人那個偉大慈祥的樣子！我也望見了自己的本體。她被我哭聲驚醒了，嚇得什麼似的，跑到我跟前來，我說你不用怕，我不是瘋狂，可是我要哭！此後，我便信了主，把一個反對耶穌的心變成了耶穌的信徒。」

「先生是不知道」李先生那種慢吞吞的話頭可沒有那位先生來得動人。「從那以後他簡直成了兩個人！八九十塊錢的狐狸皮襖丟在一個窮人身上便跑開了，到了賭博場去把人家的牌桌推倒，從腰間拿出一些白花花的洋來分給這些人。人家都不敢接受，可是他丟下錢回頭就走。在道上遇見了妓院裏的熟人招呼他，他一聲不響，早晚被麻煩不過時，才說一聲「先生你是錯認了人了，」便揚長而去。」

「我後來也要入耶穌教，他不應承，他說信仰這個事不能隨乎溜乎，得自己覺得有需要時才可以。後來有一個晚上，我也和他一樣不自覺的哭笑了一場，

他才叫我也信了主了。」女先生也在教，其實用不到她開口，衣服上，態度上，早顯著了。

「我不是對着先生們宣傳耶穌教，」說着他擺一擺手，「我吃這碗教會飯是大犧牲，憑着一月一二百的元翻譯我不幹，我却幹了這個。」他不是宣傳，越顯出了話的宣傳力量。他和那位女先生似乎十分關注我倆，再三囑咐，請我們有機會到教會去談談。

回頭走在路上，真名騎車在後面送我們。從她的口中我知道了這位先生是曾在歐洲當過華工，於今家中確是很富裕。她父親在教會中作點小事，也是這位先生的力量。在冷風中蹣跚着，我心下這麼想：「主能給我們麵包吃嗎？主能給我們穿衣服嗎？」

二十四年三月廿一日夜

悼

提起筆來紀念學生，這已經是第二次了。

我來到這裏教書，有一件事使我感到歡喜。那便是有個學生在文藝的造就上出了我的意外。我常常私下這麼想，如果好好培植下去，這幾條精英將來一定會親眼看見它們開花結實的。誰知道人間的希望往往只是一閃亮就馬上化成一團漆黑了！

去年，那位侯姓的學生因腦膜炎喪生後，我個人不必說了，就是他全級同學沒有一個不掉淚的，尤其是有着同樣愛好的憲泗。當時把侯君平素的文課選印了一篇，我在末尾加一段悼惜的按語，分給全校同學做一個紀念，讀了這篇文字的人都^不不禁的喊道「可惜這樣一個天才！爲什麼老天不叫咱這些蠢貨死呢！」後來在作文班上我出了一個紀念侯君的題目，結果收到了全個兒的好卷，每個人都

是用淚水和着墨寫成的，我也是蘸着淚在上面畫一個圈又套一個圈的。記得憲泗的那篇特別使我心痛，他的文字本就是帶點傷感的，這樣一個合適的題目對於他，當然能叫淡墨間開出悲哀的花朵來了。

誰會相信呢，在同一的課堂上，在同樣的題目下，於今同學們又要來作文字紀念他呢。

是的，誰會相信呢。就是我這時在對着小燈寫這篇紀念的文字也彷彿他不是真的永遠不會再來人間，不會再來這盞小燈下背他的詩句我聽了。

「陳憲泗的詩一定會大有成就的！」

我常常憑着我號筒一般的快口把這句話到處傳播，傳播給全校的學生，傳播給我的朋友，恨不得傳播得叫天下的人都知道這個天才我才高興。這是一點好衝動的^事感情叫我這麼做。果然，這宣傳奏了效，全校的學生沒有一個人不知道這位詩人了，同班的同學無論和他打鬧或是談正經時，無不^事一口一個詩人，「詩人」這兩個字簡直成了爲他而存在的一個專名詞了。你不要笑，這稱呼沒一點諷刺

味存在那邊，而他——陳憲潤也確乎担起這兩個字而用不到紅臉。他會在秋的题目下寫出「眼皮上貼一千兩黃金」的句子，他的想像是托着翅膀的，上帝造他的時候，把他的體質和性情都曾經詩化的。

他是破落戶家的一箇子弟，環境本來就有些難堪，他勉強能夠出來念書，全仗着他哥哥在這裏作點小事，從薄薄的薪俸裏抽出一點點來供給他。他偏偏又有一個癖好，好買文藝書。各家的小說，整份合訂的雜誌，滿滿的列在他那張小桌上，尤其是詩集，他更愛好，去年因為沒買到「死水」很懊喪，終於破了幾夜的工夫用清秀的小楷把它整個兒抄成一個袖珍小本，這樣，他高興透了，今天念，明天念，早晚遇到了真是念不懂的字句便找我來了，講說一回，我倆再一齊合讀一回。

他能夠寫那麼好的詩，說實話也不全是我的點化的功勞。在我未來之先他便愛上詩了。那時教國文的是我的一位好友，有時把他的詩轉給我看，信上介紹道「你看，詩寫得不錯吧？這是我們的詩人呢。」從這，我記準了他的名字。等我

來了之後第一個到我屋子裏談文藝的便是他。從這個小說家的作風談到那個詩人的格調，從中國談到外國，最後又拉上了一些文壇的掌故，當時若不是自己比較對這些情形平素也會留過心，那非被他問的開口結舌而以紅臉下台不可。

從此以後，我的小屋裏常有他的足跡。他的來說不定在什麼時候，有時晚上已經打罷了睡點，我正忙着在批點卷子，他來了，說不定拿着那家的詩，或是他自己的。這時，我把筆管向硯台上一擡，心從一個枯燥的圈子裏跳出來了，帶着從心底發出來的歡喜我們談起詩來，時間忘記過了多長，只覺得口裏有點發乾，等我去倒一杯剛才湖上的茶來要喝時，一觸嘴便覺得已經涼的喝不得了。

切近了我以後，他詩泉的清流似乎更活潑了。隔不上幾天總要送幾篇詩來叫我，我真也愛看。記得有一次，夜已經很深了，我看罷了他的一篇大旱，（已發表於文學導報？已經記不清楚了。）高興的跳了幾個跳，（那美麗的句子至今我還能背給你聽）這一夜正落麻桿子雨，可是那顧得這，於是連傘也沒來得及打便一鼓氣跑到了他的寢室，他這時正獨守着一盞小燈打算要睡，我一步闖進去便從衣

袋內掏出他的詩來朗誦，誦讀完了，丟下了一大串鼓勵的話一轉身推開門跑了，回到自己的屋子裏來，只覺週身發冷，指頭像十條冰柱，躺下，心一勁亂跳。第二天他告訴我，他在牀上也是翻了一夜身子。

後來，我把他的詩介紹給各處的雜誌和副刊，同時又爲他介紹了一些青年的同好，（於今，他們都印了詩集了，）記得有一次一個編文藝副刊的朋友當面問我：「你爲什麼不署真名，相中了陳憲泗這個筆名呢？」我笑了。等我道出來真情之後，那位朋友也笑了。憲泗的詩本來是很空靈的，後來受了我點影響作風有些改變也是真的。「何必不讓學生自己豎立一個作風呢？」對於那位朋友的這句問話，也只好又得報之一笑了。

這班的學生有着結交的風氣，各人有各人的朋友，憲泗是和邢君極要好的。他倆在小學就在一起，來到這裏以後更是形影不離了。憲泗的脾氣像無定向的風，高興了不定朝那刮，說真了，簡直是太小孩子氣了，可是按實說來他還不過是一個十八歲的孩子呢。

有一次他向我辭別來了，他說他就要離開學校，我帶着驚異問了句「爲什麼？」他回答的也很簡單，說是功課跟不上！這苦衷我很能了解，一個中學生要把精力注在一點上，那是不可能的。他說數學簡直叫人頭痛，這句話不禁勾起我中學時代受數學難爲的傷心來了，我吃過這個苦味，我用種種話寬慰他，想穩住他的心，我說一個詩人不能光能念詩寫詩，這是不夠的。好歹把他獅子般的心說降了。爲了他太好文藝弄得功課不能平均的發展，我聽過別人不少的閒話，他一定也聽過，既然是閒話也可以不管它了。

邢君是他的老大哥，論年紀也應該是。他們住在一口屋裏，一塊用功，一塊遊散，甚至夜裏兩個人抵足而眠。一旦他的小孩子脾氣發作了，那就是邢君磨唇舌的時候到了。在去年春天，邢君忽然來找我，臉苦喪着，一見我就說「憲酒昨兒忽然剃光了頭，決心要去當和尚！」我明白老大哥已是對他束手了，所以又來求我這件法寶了。一個青年爲什麼要削髮爲僧呢？這裏有一段小小的故事。

「好好的爲啥要做和尚呢？」

把他叫到我屋子來，我手托着下額，劈頭就是這一句，雙眼緊緊的瞪着他，然而嘴角上掛着笑的。

「……」一句話也回答不出來，一勁用右手摸着頭頂的那個小白帽結，雙頰紅紅的想笑又想哭。

「一個人不能太沒準了。你和密司××的事就是一時成不了功也不能這樣呵，人家對你始終很好，一個爲父親的還能隨隨便便把個姑娘一口許給一個陌生人嗎？你真太孩子氣了！」

我看他臉漲得更紅了，心也許在跳動吧！

真的，這女孩子牽着他的心。他倆的友誼是很不錯的，他的文藝書常常擺在她的枕邊，雖然是隔離在不同的學校裏，可喜她的小弟弟做了他的弟弟，（今年他與邢君之外，出出入入又加了一個小小的孩子。）小弟弟做了傳書遞簡的紅娘。聽說當她父親想把女兒許給另一個人時，這個小孩子哭哭啼啼在家鬧了個不開交呢。

還有一件叫他傷心的事，（也許是促死的符咒吧？）就是他姐姐和父親的死。爲了死去了姐姐，他寫過幾篇悲傷的詩，真是太悲傷了，我真怕讀它。破落的家庭像秋風中的敗葉，人逐漸窮困漸漸凋零了。有一次，這話說起來還很近，不過是兩個月前後的事罷了，出了個「給父親的信」這樣一個作文題目，我背起手在教室中來往的穿梭，別人都在刷刷的向課本上寫些快活的字句，等我巡視到東北角上，忽然發現了他在咬着筆管落淚。突的一陣心酸，不禁自恨起來，自恨明明這裏有個剛失去了父親的人，爲什麼出這樣一個題目呢？想到這裏，我立刻給大家一個聲明：沒了父親的人寫給母親和哥哥都可以。說完了這句話我便偷偷的踱向了前方再也不敢把眼向東北轉了。結果，他的信還是寫給父親的，不過上面也有描寫母親的地方——一個老病柔弱的女人，這封信寫得太叫人悲哀了，好在父親已經讀不到它了。

三年的初中這學期就要結束了，他既然熬到了現在，當然要被死命的去抓那張文憑紙，（他叫它是吃飯證。他對我說：初中畢業就算啦，家裏供不起他，

還需要他來供給家庭呢！）各種功課像一團亂絲一勁向他心上扣，平素他和書本就

就有點陌生，要立刻翻過臉來做成熟習的朋友那能辦到呢。況且致試的難關一層又一層的，什麼星期考，月考，本校會考，省會考。

這幾個月來不大見他的面，也沒有送詩來，我知道這是爲什麼。一個月前在作文班上，他忽然自動的下來了，我這時正在窗外向着春陽發呆，見他出來我便問一句：「爲什麼跑下來了呢？」

「爲什麼跑下來了呢？」

「有點頭痛！」

這樣他便走向了寢室，我望着他的背影，最後一次的背影。

過了兩天有人告訴我他回家治病去了。我覺得大概這孩子又犯了不馴的性

子，病不過是個逃避考試的冠冕幌子罷了。他的同班的同學也多半這麼揣測。

幾天又過去了。在一個朋友的婚筵上，聽到了他病重的消息，我的心立刻從快樂裏轉入了悲哀。

又過了兩天，在一個晚上，我看了水災電影回來，一個學生突然跑到我的屋子裏來，說是「陳憲泗死了！」這一夜，我緊合着眼，又似乎是清醒着，他的影子閃在我的臉前，清楚而又模糊的。

第二天一早，我歇着一身沉重想登上西城去舒一下心，一出大門，迎頭碰上一個醉漢，口中吸着煙，雙眼像兩個紅桃，兩隻腳給風吹着東西亂倒，好像一雙槳在急流裏。一見我就放了聲，其實已經哭不出聲來了。我用力架他到我的屋子裏來，把他安放在牀上，打一把冷手巾，給他蓋着臉，剛要沖壺濃茶給他打一下心火，忽然他打起滾來了，在這情況下，除了陪他掉淚以外安慰的話是不敢出口的。他雙手捧着頭，腳扣着牀緣，酒氣醜透了這間小屋。約摸還不到二分錢的功夫，茶還沒來得及叫人來沖，他一個身子爬起來要走！非走不成！我明白這時任何地方都不能叫他平靜，他要走，從這兒走到那裏，等到了那裏之後，也許又要到別的一個地方。我扶着他，把頭垂着，叫淚背着無數的眼睛暗暗的落在地

到了他的寢室，叫同學替他倒了茶來，他把身子橫在牀上，口中又啣上了煙捲。一回，從被底摸出一張他們幾個最近的合影來，指着其中的一個哭着問我：「臧老師，你看這是誰呀！你看這個小傻樣子呀！……」底下的話便叫哭聲模糊了。

停一回，酒力漸漸的退了。他用感傷的調子對我說（我知道這時在邢君眼中我是頂親切的一個人了。）「真是個孩子，在班上不聽功課，只用筆在本子上亂寫，寫完了，一勁逼着叫我看，說是「這個詩句我很得意呢。」你不看，他非拉你看不行，早晚裝着看一眼隨着說一句不錯，這才放了你……」

他入殮的那天邢君沒敢去，怕叫他母親見了兩下裏傷心。據別的同學回來報告，說他母親簡直是癡了，終天打聽誰家有死了的女學生，一心給他結門陰親呢。

他入土以後，邢君到我屋子裏來，送下了兩件東西，一件是憲泗最近的四寸像片，這是他抱病回家囑托邢君交給我的。再還有一本詩，是他自己選的，字跡

很美麗，已經是清稿了，藍墨水字上還有用墨筆改劃的地處，題名「我的詩」，揭開第一頁，上面寫着一行字「逝去的夢一般的情緒。」

邢君又告訴我，他活著時終天希望出本詩。我答應下來，答應將來一定設法給他印出來，（由我寫一個序）和我給他介紹的別的青年詩人一樣也有一個集子。邢君表示他如果能僥倖畢了業，再也不念書了。全校的同學又把「人家這麼一個天才，爲什麼不叫咱這些蠢貨死呢」的話重翻一遍。同班同學們追悼他的文字又是全個兒好，可是這回却沒有邢君的那一本。

二十五年五月七日

病 菌 針

當他從麻醉劑的昏迷陣中掙扎出來的時候，他的面顏黃中透黑，好似一張深秋殘枝上孤懸的枯葉。比起兩個鐘頭以前那叫高熱燒得赤旭旭的臉來，至少也彷彿老了十年。他失掉了什麼似的，用乏神的雙眼向週遭探視，對於左耳後的創痕不叫人任頭隨意的轉一圈，他有點恨恨似的。

跨在病榻緣上的弟弟維生看着老哥哥的眼到處投射，他便把小壺從身邊的小桌上一手掇來問一聲：「喝水嗎？」病人微微搖了一搖頭，遂即，眼光又到處獵取什麼去了。

維生把右手輕輕的打在病人的額上，又打在自己的額上試了試，覺得已經沒有什麼兩樣了。

維生心下非常感激而且欽佩這××病院的醫生，尤其是××。哥哥的病中國

所有的醫生都認爲無法可以挽回了。而來到這裏在四十分鐘的手術以後簡直就是一個好人了。刀子離腦子不過一指，還把左耳後的骨頭硬硬的鑿去了一塊。

「人人都罵××鬼子，然而有時還得用着大家救命的人不可一概而論。你看××醫生對人多和氣！……」

文維生用笑臉和哥哥談起閒話來，希望解病夫的心得再點安慰。哥哥一聲沒有做聲，眼忽然合起來了。——雖然雙手向醫顯顯感，且文維生，更一頭昏，白病人這時在想着另一些事情。他覺得自己的身子被困在一個最危險的圈子裏，好似一隻四蹄緊綑的豬，一些××人正在商議着最毒的計策。這回可完了。他不禁自憐的心裏悲酸着，心被恐怖拍得亂跳。他開始恨起家人來，就是病死在家中也好，爲什麼這樣忍心親自把塊心頭肉往虎口處送！……

「嘖嘖，嘖嘖！」
門開了，看護婦進來試溫度。他被驚的急掣開了雙眼，這時看護婦已走到他的身旁了。不……

「還燒不？」

看護婦用着荏硬的中興話和氣的問。病人默默着。她把一支溫度表遞給他，他拒絕了。她亮亮地他望着這東西害怕，後來還是維生把它接過來硬放在他的腋間的。……

……他神色不安的用眼光送走了那個「白衣喪門」，一種更甚的恐懼來襲擊他。看看牆，牆板着猶惡的面孔好似對他說：「扎翅也難騰空！」發窘的用手扯身上的白布病衣，他覺得自己是陷在重重的包圍中了。

「不行，我得掙扎！」猛然把雙手向後翻動想把上身支起來，頭一陣昏，他又躺下了。維生問一聲：「要便壺嗎？」給他把被頭向肩頭嚴了一嚴。

「完了！怕要死在人家手裏了！」

他感到自己非常的可憐。他想，要是弟弟能夠援一把的話，那麼性命還有一線的希望。

「二弟，請出院吧。」他的眼淚落在弟弟的臉上，眼中亮晶晶的含着水分。

「出院？」維生突然一驚，洗了一洗，話頭轉了一個彎。

「醫生說來，再過一星期就出院，刀口還沒收好呢。」

他臉前閃過來一個死的影子。

「你還在做夢！人家在暗算我呢！」

維生暗笑着哥哥的心理，口裏直說「不會的，不會的。」

他心裏難過透了，沒想到至親骨肉臨到難處也不能一援手。「不會的，不會的，」

「弟弟真是傻子。××人還講良心嗎？如果事實沒發生以前，對於強佔東

北，進取華北……弟弟也一定會說：「不會的，不會的！」弟弟爲什麼「捨了肚

皮向脊梁，」他真有點不解。他是××局的科長，平素常和××人來往，而且某

年某月他曾罵過××人，他這時全記起來了。況且他又是個老革命黨員，這最危

險，××每搶去中國一塊地方，不是第一步先殘害黨員嗎？他越想越可怕，覺得

××一定在注意着自己，不，一定在外面想最毒的法子！××向來是狠毒的！他

驚覺着把耳朵向右稍微一斜，想從外面聽來點什麼陰謀。

看護婦又進來了。他很害怕。不敢用眼去看她，怕自己的眼睛洩出了心事。取出了溫度表，看護婦在手本上記度數的高低，他心下想：「這又糟了！」

維生把一包白藥末拿在左手裏，同時右手在倒白水。」

「不吃不吃！裏面有毒藥！」

不等弟弟把藥送到嘴邊，他先用話拒絕了，說完之後，趕快用手掩好口。

維生窘了。他不能和病人執拗，只好把藥放下，溫和的道：「吃了這包藥就

好了。」

他不做聲，手把嘴掩得却更緊了。「弟弟真不明白！」

攪在鹽裏毒死了多少中國人，難道弟弟不知道？對於我這個不比平常的人，他們

一定更不放手了。呵，我可不糊塗，我不能中你們的詭計！我身子病了，心却明

明白白的。」他心裏對自己說，因為對弟弟已經不能道出肺腑話了。

他閉起眼睛叫弟弟看着是睡了，自己心裏却在打算着突圍的計劃。

天已經快黃昏了，燈火照出了一屋子恐怖，彷彿牀底下，牆角上都藏滿了穢

笑。

他裝得非常鎮靜的向弟弟要藥吃，並且說：「我的精神這時已經完全清醒了，你可以回家睡去，叫劉四來和我作伴，家裏的孩子沒了大人他們會鬧的。」

「這回清醒了。你知不知道先時的嚇人，不是那兩個注射針，怕至今還在糊塗裏呢。」

「兩個注射針！完了，這回可真完了！」他立刻感覺渾身的筋肉在消化，血也循環得不通暢，有些毒菌在蠶食他的命根似的！

「好了！那麼你就去吧。我要睡一回兒。」他故意把語氣放得非常和緩，眼也不自然的閉上了。

劉四什麼時候來的，他也不曉得。「唔」的一聲睜開眼睛，習慣的命令着他們趕快打電話去叫部汽車來。劉四看了看老爺的頭，身子却沒動。

「渾蛋！還不快去！我要回家去呢！」

一刻工夫，汽車在第一院的門口嗚嗚的叫人了。他命令劉四把所有的東西收

拾好拿到車上去，而他自己非常吃力的掙扎起身子，把白病衣脫下掉在牀上，就要下來走。

看護婦來了。慌慌張張的不知怎樣才好。口裏咕嚕些什麼他也聽不大懂。等劉四把他攙扶下到了汽車近旁時，××醫生趕來了，同時也來了一個中國看護。

××醫生把雙手搖擺着口不住的動，中國看護對他說：「醫官說不讓你走，這時走是很危險的！」

他拚命的往汽車上掙，像是逃命似的。醫生在後面掣住他用繫腳的中國話說：「不行，不行。」

他感覺自己的太孤單。反過身來對於××醫生就跪下了。他叫中國看護對醫生說，他家裏的小孩子非他回家是不能安睡的。

醫生看見了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跪在自己的腳下，風又這麼大，心下也沒主意了。

「好！給他算賬！」醫生走了。

他好似判決的死囚得赦一般奔上了汽車。

「慢走，還有三百元的押金！」

「不要了，不要了！」他手揮着汽車夫趕快開車，他告訴了路線。

車開到了火車站。劉四很驚異，可是老爺叫他打兩個到××的車票，他便不待慢的照辦了。

他斜臥在火車的皮椅上，臉上顯出喜悅的神色。夜風從窗隙中賊似的偷吹過來，吹到他發燒的臉上，非常好受。

車顛得他的頭脹脹的。他不住的問劉四：「××還有幾站呢？」「快了，快了，」這樣照例的答覆。顯然他在用最後的精神和路程掙扎。

當他躺在××地方一個醫生朋友的病牀上，他快活的彷彿忘了自己。

抖顫着嗓子他一勁把話向這位朋友渲洩。他說：「我叫××人害了！他把我身上打上了兩個病菌針，還有，爲了逃身計，我還吃了他一包毒藥，朋友，趕快

設法吧，我好友逃出那個圈子來了！」

「不要緊。我能給你解。」他的朋友安慰了幾句便出去使人打電話去了。等

到第二天維生起來，哥哥已經不認人了。

「……」

車驟停於前而離地。出不升的問候四：「××張育蛋故與？」「升了，來

來，知庭出驚險的劍士，非常被受。

於於烟去火車由東向土，劍士顯出喜對面轉念。奇風魯爾網中劍士由劍士

於對面離地。

車間既了火車故。隱因恐遠異，何基李流河由長兩開既××的軍軍，出勇不

一不要了，不要了！」於年職發汽車夫對開軍，出書補了網懸。

「……」

於及財神夫由因對妹一發奔上了汽車。

「我！餘財財財！」習主主了。

花 蟲 子

一陣陣的西風把花全吹開了。蒼灰的棉子綻開了嘴，白淨的花吐露出來向人柔媚的發笑。

已經是拾花時節了。

早晨太陽剛亮，大野裏便滿人了，男的女都有，因為這種活到底不比割秋禾那麼吃力，所以十幾歲的女孩倒成了生力軍。每人腰間懸一個布袋，不用問這便是爲花設置的臨時歸宿了。人，弓着腰慢慢的向前移動着，好似一坡伏兵在搜索着前進。待老半晌才看見有人帶着待脹的大肚子向汗頭上走來，把整人的東西倒在地下鋪好的破白布上，然後再返身回到地裏去。

在這個時期，誰也得忙，忙得腰痠，手痛，然而對於這樣的辛苦誰也甘願嘗受，因為這兒是棉業區，拾花就等於拾銀子，拾命。花拾到家裏停留不多時便叫

一條扁担或一輛土車送到花行去了，換來一樣顏色的銀元，好還債，納稅，剩下的才可以將就着維持最低的生活。他們年年照例的這樣忙，早晚把花換成錢這才安心了，他們曾不問這些花到底落到那兒去。

年年在這拾花時節便飛來隻吃花的蟲子，這一點也不會爽誤，真是一隻守信的候鳥，他的名子叫矢代原三郎。

說起來這個人真有點神祕。他第一次在這個縣城裏被發現已遠在五六年前了。那樣一個瘦臉「孩子」，說「孩子」並沒有輕薄的意思，那時他真也不過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孩子。自從人們見他就是穿一套中國衣裳，長衫，掃腿褲，布鞋，樣子像個學買賣的小商人。見了人不輕易開口，晚上不定睡在那兒，誰也不曉得這個怪人的來歷。他的行踪也太飄忽，今天這縣說不定明天又飛到另一縣去了。這傢伙胆子真夠大，在夏季土匪遍地的時候他也老是亂跑，路徑不熟而且只有獨個兒。

可是，二年以後一般花行的經理都認識他了。他在那些人眼中變成了一位神

通廣大的財神。

去年，因為天旱花一成沒收，沒見他的影子。今年花快拾好了，各花行裏每天有從鄉下運來的白花，一堆一堆的像雪山，而且有的已經打好了包，四角方的一包一包的排列在空屋裏專等人來把它們裝到汽車或小火船上。

「同生花行」是這兒頂紅的一家了。他有巨大的資本，歷史又長，信用叫響在一般人心裏。花推到這裏來，差不多不會再叫你推回去，王經理是誰，那麼會笑又會說，結果會使你自動的退到最低的價。

花差不多快收足量了。王經理心裏日夜在打算盤。昨天銀行裏的李主任談過，想着全個兒押了去。王經理滿口答應，一回又笑着說「好，看看再說。」押是可以的，他心上的算盤打上去一個珠，可是一盤算利息，又立刻抹下來了。

王經理任花山堆着，一點也不着慌，像把一個到了年齡的花大姐留在家裏，他敢保決不會誤了她的青春。

果然，第三天王經理心上的財神立在他面前了，對於這尊財神他無法表示

他渴念的心了，一見面緊緊握着手，好像握着了一隻金元。矢代穿一件淡灰土布長衫，樣子一點也沒變，中國話說起來還是有些蹩扭，口裏連聲吐出了好幾個「您好，」重音留在後一個字上，聽起來很刺耳。王經理也沒有往柵屋裏讓。逕約往一家澡塘裏去了。

兩人已經是老朋友，一點也不客氣。一個腔還沒有坐好，矢代就忙着解衣服扣子。可是把衣服脫好了，並不忙着去下水，一杯濃茶，一支香烟，正好藉這兒一談一談心。

王經理沒等開口先來了笑，笑得叫人覺得很「熱虎。」矢代一動手取烟，他便趕快把火柴擦灼送到烟頭上去。他也沒問去年他爲什麼沒有來這兒，問這樣的話那顯得太不「知心。」他只問已經走過了多少縣，已經運走了多少「包」。

矢代吃烟像吃飯，十分認真的緊嘍着，把煙頭弄得很濕。「今年很好，今年很好。」一句話照例要說兩遍。王經理的耳朵是頂會聽話的，譬如「今年很好」也是這句話他明白這是說的「花」而不是他朋友說的自己，雖然他「今年很好」也是

花……

「是，是。我們兩國經濟……」

「那應該，應該。好的，好的」

王經理恨不得拉過老朋友的手來親熱的握一下！

他們下水了，下的是池子。矢代嫌水不夠熱，王經理叫堂倌打再熱點的水給他澆背。堂倌認識王經理也認識這位矢代先生是何許人。他弄了一大盆插進指頭就得叫一聲隨着拔出來的水不問一聲的就澆在矢代的背上。「呵唷，」他跳了起來，接着又喊「好，真好呀！」堂倌背過臉去笑了一笑，唧咕着罵道「我燙死你這個兔栽子！」

兩個人從塘子裏出來已經快晌天了，王經理走在頭裏，朝着一家酒館走。矢代跟在後面，頭向前一搶一搶，脚尖做了身子的重心點似的。

吃過了中飯，一張千元的支票從矢代的手裏往王經理的手裏送，王經理帶着笑謙和的接過來，看那樣子好似老朋友還在乎這點子錢！看看上面的字和往年一

樣到××市××銀行去兌現，不過數目大了一點。

第二天清早幾十隻手忙着在把花包往運貨的汽車上裝；不到一點鐘「開生花行」的屋子空了肚皮。

一列汽車嗚嗚的走在光亮的路上，最後的一輛上坐着矢代。這時汽車路四週的花地已經拾完了，然而還有喧囂的一坡破衣襤褸的女人，這是來「開花」的，好搶着開一點破爛殘花預備冬天絮一件薄棉衣。

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燈下

寂寞的伴侶

學期考試已經快結束了。我問第一次離家遠行的小叔叔「你想家不？」。

「不。」搖了搖頭，小臉上的表情怪自然的。

放寒假的佈告把學校裏緊張的空氣一下子鬆懈下來了。好似打了勝仗的士兵得了上峯的默許肆意混搶一般的凌亂。教室裏的桌橙東倒西斜的像僵屍，玻璃給瞪上個洞，爐子的煙筒被擠扁了肚皮。院子裏到處亂飛着紙片，像是瘋狂了，白瞪着眼裏外的穿梭。

大門口排滿了車輛。藍布巾帷的轎車，沒遮蓋的土車，一輛車旁守着一個人，頭上裹着塊布，雙手套在棉襖的袖裏，當中插一支鞭子。牛，馬子，從四面八方不期的在這兒碰頭，都噲噲着，仰着頭叫眼睛去碰眼睛。它們心中好似埋着神祕的喜歡。

跑裏跑外一陣子混亂，行李和人壓上了每一輛車。人人預備好了一臉歡善，好家去送給依在門口的母親。末了，車夫手中的小鞭一揚，車開動了。遠了，漸漸遠了，只剩了冷風掣動的車衣的影子。

「想家不？」我第二次問小叔叔了。

小叔叔沒說話，只輕輕的搖了搖頭，旋即把頭垂下了。

第二天，學校頓然變成了一個可怕的空洞。留在這裏的幾個人都像從一場繁華夢裏醒過來。心成了被吹去了金粒的穀壳。小叔叔顯得非常不活潑，不願在我們的臉前，然而，在往返大門的甬道上走得太無聊時，又不得不回到我們的身邊來了。

「小叔叔想家不？想家我可以托人帶你回家過年去。」

小叔叔這回不搖頭了。眼泡有點發紅。有什麼壓在心裏似的，他不說一聲「我要回去。」

第三天上女生走淨了。我和汀叫小叔叔搬到這神祕的院子來。兩牀小被，一條

破褥了，一小盒書，一個小包袱，這便是他所有的全部了。還有一抱軟草他也捨不得，這是秋天裏他親手一棵一棵從土山上拔下來晒乾舖在身子下取點溫柔的。

女生院的工友張華春幫着他搬家（這個工友是我以前用熟了的），把家就搬到他的屋子裏。他替小叔叔把牀安好了，靠着北牆，和他南北對立，中央是當門。你不要小看這間屋，正如你不能小看這個老工友。——他一肚子五經四書，幾年前還當一私塾先生。他應該托生個女人，他會繡花，又會做飯。且看他收拾的這間屋子吧。正面裏的小桌上排列着茶壺茶碗，水煙袋，還有唱書本子。壁上有字有畫，有孫中山先生遺照，有追悼會用過的一個學生的放大炭畫像。此外還有嚴守秩序的箱籠。牀上的襪單雪亮，把小叔叔的那副比得黯然無色，簞子也不讓它赤身露體，給它用墨筆繡上「狗牙子」。花不必多嘍囉，這一些已經儘夠了。

當一個人頓然給寂寞捉住時，他會咆哮，會覺得陷入了絕境意悲哀，何況他才是一個十五歲的孩子。但是，人是經不起磨練的，幾天以後，小叔叔像換了水的遊魚一樣快樂了。

小孩子的心裏寂寥扎不住根，小叔叔開始創造他新的天地了。不用說，華春很快的就變成了他的朋友，而且是狎褻的了。晚上一盞油燈，一個光禿的煤球，照着這一對朋友談心。有時打賭，誰輸了罰他說故事，東面的風敲得門亂響，彷彿要掙過來參加這溫暖的夜會。這是一幕開文、黑、白、藍、黃、紅、紫、綠、老華春的耳朵幾乎成了「雙空擺設」，常常造出新鮮的笑話來。深夜裏小叔叔起來跑廁所，頓然的開門聲震靈了他那雙做夢的耳朵。

「狗！」華春睡夢中打了一個霹靂。

「我！」小叔叔回答。

「洋火！」

這回小叔叔沒回腔却吱的一聲笑了。這「洋火」造成了玩笑的掌故永久的掛在他的小嘴上了。

「老華春，老華春，六十多了鬧離婚！」我常看見小叔叔且說且笑且跑，後面華春在追趕，也裂着笑口。

「老華春還要說個十七八的大姑娘呢……嗯……」人越跑越遠了。

這是拿真事當玩笑開的，華春因為半道裏娶來的女人和家人不睦便把她休了。那個人還來這兒向汀求過情，說華春本人是太好了。

當時女生爭着用指頭點華春的額角，（我常說華春真像這羣女孩子們的老祖父呢）罵他不該半道裏休了那個女人。

「休了她我好娶個十七八的大閨女哩。」

「華春侮辱女性！打！打！打！」一窩蜂的圍上去了。

小叔叔是男孩子，他不說這些，只用食指比劃着自己的腮向着他的老朋友「羞！羞！」的說個不住，同時列好了跑的姿勢。

小叔叔有時和老華春玩膩了，便去找另一羣朋友：黑狗，白鵝，還有從市上買來的一隻鷄。

校裏的大廚房「養廉」了成羣的狗，春秋季裏當着大衆表演露骨的戀愛；夜間逐漸木拆聲咬成一團。這時，却都瘦癯了肚子捲起尾巴向我們乞憐來了。小叔

叔看了大狗來就把預備好的大棍拿起來亂掄，有時也躲在大門後給它們個迎頭痛擊。小叔叔却另眼看待那兩隻小狗，譬如早晨晚上華春把殘羹和剩飯倒給鵝吃的時候，小叔叔一定持一條竿子在一邊監視，大狗有點逡巡，眼望着持竿人，有時也不提防的跑過來突然又幾口，這準得惹他跑一身汗去追趕一陣。

對於小狗，小叔叔也有偏愛，那一個較大點的總得受點委屈，白瞪着眼讓那個小的多吃幾口。小叔叔有理由，他說他是扶弱抑強。他說他親眼看見那隻大的老是欺負弱者，把那個小狗的脚都給咬傷了。真是，怪不得小的那隻這幾天天老拖着隻後腿「噯噯」的叫呢。

小叔叔常和狗追逐，可是他的密友得算那兩隻白鵝了。這一對鵝，像一對愛侶，披一身雪白的翎毛，一前一後的互相追隨着。它們是道神祕院子裏的更夫，要是一個生人闖進來，始而是一聲一聲亢銳的喊叫作爲警報，繼而便把勃頸向前伸直，頭翹起來像一隻粗蛇預備向你進攻，你若是不立穩脚步把眼睛瞪着它們以表示防衛，那你準得被咬傷，至輕得被鉗住衣服。

小叔叔乍進這院子也被它們認做生客過，可是久了，大家便成了熟朋友。他也打過它們，那是在不聽命令對客人失了敬的時候。當我和汀從外邊回來，隔牆聽見鵝叫便知道是有客來。不過有時也會弄錯，小叔叔無聊透了時也常常有意惹它們嘔嘔喊。

快過新年了，從集上買了兩隻鷄來，院子裏頓然添了不少的生氣。小叔叔高了興就拿殘飯喂它們，他怕它們爭搶早把乾糧在小手中弄碎，先拋在地上一小塊，狗，鷄，鵝，都跑來爭，他便把第二塊往較遠處拋去，把隊伍便調開了，這樣，他可以任意的把食物分配給這一羣，徧厚當然是按着他的好惡。

在一個黃昏裏，鷄該上宿了，（小叔叔總是關心着它們的起居）忽然不見了那隻小黑公鷄，後來在草叢裏被他尋着了，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死去了。另外那一隻也很不旺相，老是閉起眼來想做夢。小叔叔看了它很悲傷，格外憐惜它，怕它受冷，早晚提到它安放到屋子裏，這才回到自己的臥室，心上像掉去了一點什麼。

第二天清早，華春說那隻鷄怕也是病了；趁還活着要殺它做年菜。小叔叔沒說什麼。臉上冷冷的。回到屋裏去，一轉又回來了，左手拿着用長條白紙訂好的寫生簿，右手捉住一支鉛筆。這時鷄正在華春掌握中可憐的喊救命在向誰求救。

「鷄兒鷄兒你別怪，你是人間的一碗菜。」

念着祈生經，鷄已經從手中撒到地上去了。看這個小動物，先是在地上亂打旋，羽毛搗得塵土亂飛，最後把兩腳一伸，便不再動了。黑翅上染着紅色，地上染着紅色。

小叔叔呆呆的不說一句話，看一看地上的鷄，看一看紙上的鷄。

「這多殘忍呵！」汀縐了縐眉頭。

「我們以後不吃鷄好了！」小叔叔神色黯然的說了這一句。

誰也不忍吃這隻鷄，便把它掛在南牆上風起來了。

寒假的日子就這樣在寂寥中度過了。

離開學還有好幾天，小叔叔就嚙着往後面搬，他說「不要叫人家來下逐客

令。」

開學了。重新恢復了昔日的熱鬧。狗再也不到女生院來偷食，小叔叔也不見影子了。

幾天來在酉院裏老聽着一隻鵝單調的叫，叫的是非常悲哀。見了面我順便問起汀來，她說那一隻母鵝死了，死得很可憐。她的伴侶向着她的屍體垂着頭亂叫，又抬起頸朝着人叫，最後用嘴啣起她的一隻腿拖到屋子裏去了。我聽了非常替它傷心，便跑到女生院去看看它，它見了我又大聲叫起來了。我沒趕上看見那隻死鵝，只看那隻風鷄的羽毛還在風前亂擺動。

我把這些事告訴了小叔叔，他臉上變了變色，沒說話，若不是爲了怕羞，我想他一定得跑到女生院去弔唁他寂寞的伴侶。

二十五年十月七日

猴 子 拴

泊鐵的莊前，有一座闍羅廟，四面高牆圍住一個大院落，松柏梢頭翠森森的攢出牆外，大門兩旁的神像和泥馬，給風雨侵蝕得不像樣子，門上一把大鐵鎖，生滿了黑鏽，一條石子甬道一直通着大門和後面三間大殿，因為革命以來神權的下降，所以這廟裏的香火也十分冷落。

夜間人腳靜的時候，有個影子從東牆投進來，呼的一聲落到地上，像古潭中擲入一塊石子，打破廟中的寂靜，然後月光把暗影從稀疏的松柏的枝葉下送到大殿門口，接着一陣門戶啓閉的聲響，那影子便消失了。

大殿裏亮起了一支臘燭。

一種沁骨的鬼氣充滿了這三間大殿。藍色的燭光下現出了一個恐怖的世界。神台上矗立着十座蜀羅，各帶一副不同的表情，就像不同顏色的面孔一樣；

不過其中每個鬼臉的表情，都會叫一個良心清白的人也許感到不安。紅色白色的鬚鬚拖到半胸，給從門縫裏透來的風吹動着，彷彿是神在呼吸。神台下一列牛頭馬面，一隻手持一柄大刀，另一隻握一本生死簿子，臉上帶着操有人間生殺之權的嚴威。四面見不到牆壁，只見一具一具重疊的黑棺，僅能在棺木層的上邊看見幾片模糊的壁畫，有劍林，有油鍋，有狗山，劍尖上串着人肉，狗口裏銜着一個血淋淋的人頭，油鍋底的火焰，紅到像人的舌頭。

剛才進來的那個人，很習慣的點亮了殘燭之後，便在神台底下坐下了，從鼓起的胸前，掏出一件被單，又接着掏出了一些小孩子衣服和些零星的東西，把這些物件統統給放在地下，他轉身到了神台後面取來了三支香，就燭上把香燃起，很恭謹的回到了原位，雙手把香捧得和胸一樣齊，然後他雙膝跪在地下，一連拜了九拜，什麼也沒有說一句，香煙從他胸前一直上衝到神的面前。

他立起來的時候，香烟已經滿屋了。
 他吧地上的東西重新塞到胸前，便走向西牆，熟練的爬梯子似的腳踏着齒錯

的棺口，手把住上面的棺緣，一直登上了最高層，像不費力的打開了棺蓋，把東西全填進去，反身把燭息了，送到神台後面，重新摸索着爬上來，把身子攢進棺去，用手把蓋子合好，只留一個氣孔，這時全屋裏是一片黑。

這樣的情形，他在每晚溫習一遍。

有一天晚上，情形沒有什麼不同，只是他來的時間比以前早些，跳過牆來的聲響，也比往常顯得沉重些，他的腿似乎出了意外，跟踉蹌蹌的拖進門來，連燭也沒點便攢進棺去了。

死寂裏有從睡夢中叫出的呼痛聲。

他半夜裏忽然醒來，第一件記起的事，就是今晚忽略了燒香，腿的負傷雖是在前，他懺悔的心也覺得這是神的譴責。這時一縷月光照在一個個閻羅的紅臉上，這紅色在他眼裏是憤怒的表現。同時他腿上的狗咬的每個牙印，都隱隱的痛起來，他突然覺得了惡狗山的一羣惡狗在咬着他的腿不肯放口，這一夜在內疚和痛苦中挨過了。

和這事一樣使人聽聞惹得家談巷議的還有趙婆婆燒香得了神助的一件奇事。事情是這樣：

趙婆婆是嶺鎮的一個老寡婦。她的家庭除了她就是她的兒子。住着王紳士的兩間茅屋還種着他三四畝地。她的兒子生下來以後有一個月肉雄，取名叫他猴子拴。他現在正當壯年，筋肉像生鐵鑄的一般，扣一下彷彿可以發出鏗然的聲來。他天生一副屈強的性格，老是用一雙不服氣的眼去看世間的一切事。他覺得只要自己努力，總會有好的結果。

他一年到頭老是苦作着，從鷄叫一直到日落。農忙時節他把身子埋在坡裏，秋冬閒暇的日子便背起糞筐到各處去檢糞，疲倦不容寬鬆，他的臉，像生命的盡力，真像泉水一樣。

還可以從一些小事上看出他的勤苦來，小院子雖然狹隘，然而在他不住的整理之下，乾淨得像一面明鏡，觸到眼裏叫人感到非常的舒適。王紳士對他的勤苦，「老天不負勤苦的人。」在每次秋收比鄰家格外豐富時，他便如此快樂的想

着。「一天不見，竟會有人。」

他們住的這兩間屋，一間是寢室，另一間是當門，現在母子二人住着總算很舒適。有時燈下母子閒談的時候，他常對母親講，將來頂好再從東頭接上一間。

她聽了很歡喜，兒子的意思母親是明白的。

他的房子對着王紳士後院的外牆，裏邊一株高大的古槐在這盛夏的時節綠蔭遮到他們的小院子裏來，就像主人的福蔭蓋着他們一樣。

晚上院子裏從古槐上飄來了風，他同母親在清風的飄拂下清談着，看月亮爬上東牆，又送她下西天，他們做着快樂的夢。

有一天王紳士的女僕過來給了他們一條命令。「明後天就要動工。」

母親聽了驚了一下，不自覺的迸出了一句：「那怎樣好呢？」

「老爺說看在老佃戶的面子上，賞一塊新地皮給你們，另外還有兩斗穀做繳」

家費。」

女使傳達了命令就起身走了，母親直送到門外。

對「給老爺謝賞，」她的聲音有點顫動了。

母親回到家來，一聲不響只是嘆氣。

「不怕，有我！蓋幾間屋還不容易？」他好像滿不在乎的勸着母親。

「大熱天裏。」

母親說了又長嘆二口氣。

「反正兩間屋終於不夠住的。」

母親沒有回答；兒子的話顯然是前後照應的。

王紳士的新牆在衆手之下很容易的成功了。

他們的小院子全被新牆吞去了。屋門距牆面不到一臂遠，晚上，母親睡了，

他一人坐在門裏納涼。大樹蔭再也投不來他的身旁了，遙遙的望去只見樹不住的

搖擺，但是他把破蒲扇不住搖着也沒有一絲風。蚊蟲在他四週亂哼，攪擾着他，

像人間的磨難故意去試驗一個學佛的誠心似的。牆裏邊不時透出嬌嫩的笑聲和小孩子追逐嬉戲的聲音來，惹得西鄰的小狗從巷東直吠到巷西，他突然立起來想去打這討厭的畜生，當面的新牆在他疏忽中給了一個厲害的打擊。

白天大樹上的蟬在高枝上叫得起勁。晚上他總是不能早睡，牆裏的人們睡得很晚，不過同是遲睡，却有不同的原因。

開始工作了，他一個人。

因為新屋須拆用舊屋的材料，所以先行拆屋的工作，母親到鄰舍寄宿，他就睡在露天裏。泊鎮的地勢很高，吃水是個大問題，尤其是到了夏天，搶水簡直像搶命一樣，他半夜裏就早跑到北溝的泉子旁候着。

「畜生！人渴死了，還搶水去和泥！」

時常有小石子飛到他的身上。

面對他講，他也不會明白的。

「呵！我們的莊稼！……」

這是在發燒時慣好說的一句囑語。

「莊稼東鄰老李已經替我們割了。」

「日我這下由這人整齊下對，看見這

他像沒有聽見，在地上不住的亂滾，一種虛浮的紅光朦朧在他臉上。

請大夫吃藥在鄉下的窮小子是不容易辦到的，何況趙婆婆對神的信心比對大

夫大呢。

她爲兒子的病許下了口愿，早晚兩時燒香禱告，只要叫兒子好了，她便吃常

齋，在每次大熱潮上兒子身時，她便坐在他旁邊不住的念阿彌陀佛。

他的病隨着季候漸漸的有起色了。她看見兒子的病一天比一天好，她吃齋念

佛也愈起勁了。

秋風帶來了涼意，他的心還不想穿衣服，可是他的身子已經不允許了，母親

把自己的破夾衣打在他身上。

「現在你好歹算逃出了閻王關，我的話也不能再悶着了。」他在一個晚上對他兒子講。

「我們種的地因為你的病也失掉了！現在眼看冬天就要到了，一無草，二沒糧，還有……」說着她看看自己又看看他身上的衣服。

像一個春雷驚醒了深蟄的夢，他聽了這話把眉頭皺一下，但立刻又放下來，像毫不在意似的。

就在第二天早晨猴子拴失了踪。

也就是從那天起，趙婆婆窗台上每天早晨不翼而來一些食品和金錢。他自信這無疑的是燒香感動了神。同時她對於兒子的失蹤也並不比他病重還悲傷，因為神一定也保佑他的。

泊鎮近來失盜的案子差不多每晚都發生，這證明一定有個常賊潛伏在村子附近，這個賊對地道很熟習，雖是大家都嚴加防備，然而他曾沒被人抓到過一次。

「猴子怪呢！」

有時村人這樣問他。

「到關東去了。」

這是她的答話。

日子過得久了，猴子拴的影子漸漸從人心中淡滅了。

在一個嚴冬的雪天，區公所門口集滿了人，各人飄一身雪花，人頭齊攢着爭看一件什麼奇怪事。

「呵呀！……」

一陣沒有命的嘶喊從裏邊響出來，叫人聽了連心都發抖，奇怪的很，大家的臉上却堆滿了笑。

這就是在用皮鞭抽積案如山的懸在樹上的那個大賊。

大家的眼滿含着積恨一齊射到他的身上。

「兔兒不吃臥眠草，這該死的！——」

一些人這樣的詛咒着。

一鞭一條血痕，一鞭給羣衆一個快意。日遊走了。寒風蕭蕭，不吐露王言。這個賊的臉上身上全是一片血，白雪花落上面，立刻又化成紅水滴下來，連地上的雪都染成了紅色。羣衆中誰敢動出來，交際謝的毛髮。

羣衆大家忽然讓開了一條道，這個血肉糊模的罪人在許多狠毒的眼光下踉蹌的拖了一道血線走出了公所的大門，最後，他用一雙不服氣的血眼回頭向大衆環顧了一下。羣衆中不幾天此的細細到，請到至中山路武裝一乘如雲的丑態的交際場中帶

身。在這案子鬧了十天以後，有人在村南一口枯墳裏發現了猴子拴的尸首，帶一身乾血，一雙不瞑的眼睛。

以後，趙婆婆家的神再也不靈了。

二十三年

秀哥

老 哥 哥

秋是懷人的季候。深宵裏，牀頭上叫着蟋蟀，涼風吹一縷月光穿過紙窗來。在這沒法合緊眼的當兒，一個意態龍鍾的老人的影像便朦朧在我眼前了。

可以說，我的心無論什麼時候都給老哥哥牽着的。在青島住過了五年，可是，除了友情沒有什麼使我在回憶裏悵惘的，有，那便是老哥哥了。青島離家很近，起早也不過天把的路程呢，記得在中山路左角一家破舊的低級的交易場中常常可以得到老哥哥的消息。前來的鄉人多半是販賣鷄子，回頭帶一點洋貨，老哥哥的孫子也每年無定時的來跑幾趟，他來我總能夠知道，臨走，我提一個大包親自跑到嘈雜的交易所裏。從人叢中忙亂喚他出來，交到他的手裏。

「這是帶給老哥哥的一點禮物。」

「這還使得呢！」口在推讓着小包却早已接去了。我知道這禮物不比鴻毛有

分量，然而一想起老哥哥用殘破的牙齒咀嚼着餅乾時的微笑，自己的心又是酸又是甜的。

老哥哥離開我家，算來已經足足十年了。在這個長的期間裏我是一隻亂飛的鳥，也偶爾的投奔一下故鄉的園林。照例，在未到家之前，心先來一陣怕，怕人家說我變了，更怕有些人我已不認識，有些人已見不到了。到了家，一個腔還沒坐好，就開始問短問長了。心急急的想探一下老哥哥的消息，可是口却有些不敢鬆開。早晚用話頭的偏鋒敲出了老哥哥健在的消息，心這才放下了。

前年舊年是在家裏過的。正月的日子是無底幽閉，便把老哥哥約到我家來了。見面我還沒來得及看清楚他，他却大聲喊着說：「你瘦了！小時候那樣的又胖又白！」從他剛勁的聲音裏我聽了他的康健。聽來了，我心裏想說：「

老哥哥，你拖在背上的小辮也禿光了。」他沒有聽見，便在我的扶持下爬到我的炕頭上去了。

我們開始了短短長長的談話，話頭隨意亂擺是沒有一定的方向的。他的耳朵

重聽，說話的聲音很高，好似他覺得別人的聽覺也和他一樣似的。用手勢，用高腔，不容易把一句話遞進他的耳朵裏去。他說，他常常掛念着我。他的身子雖然在家裏，可是心還在我的家呢。『小孫子，』

語絲還纏在嘴角上，可是他已經虎虎的打起鼾聲來了，我心裏悲傷的說：「老哥哥真老了！」

聽他喉嚨中，呼吸像拉風箱，一霎又咳嗽醒了，楞掙起來吐一口黃痰。他自己彷彿有點不好意思，要我扶他趨搭的到耳房裏去；在那兒也許他覺得舒心一點，五十個年頭身下的土炕會印上個血的影子吧？於今用了一把殘骨他又重溫別過十年的舊夢去了。『人非日不歸，』

傍晚了。我留他住一宿，他一面搖頭高聲說：「老了，夜裏還得人服侍，日後再見吧！」我用眼淚留他，他像沒有看見，起來緊了緊腰，踉蹌着向外面移步了。我扶着他，走下了西坡，老哥哥的村莊已在炊煙中顯出影子來了。

我回步的時候晚霞正灼在西天，回頭望老哥哥，已經有些模糊了。在冷風裏

只一個黑影在閃。

「日後再見吧！」我一邊走着一邊回味着老哥哥這句話。但是一個熟透了的果子誰料定它那剎會自落呢？

回到家來更念念着老哥哥了。真是老哥哥，老哥哥他來到我家時曾祖父還不過十幾歲呢。祖父是在他背上長大的，父親是在他背上長大的，我呢，還是。他是曾祖父的老哥哥，他是祖父和父親的老哥哥，他是我的老哥哥。

聽老人們講，他到我家來時不過才二十歲呢。身子銅幫鐵底的，一個人可以單拱八百斤重的小車，可是在我記事的時候，他已是六十多歲的暮氣人了。那時他的活是趕集，喂牲口，農忙了担着飯往坡裏送。晒場的時節有時拿一張木叉翻一翻。揚揚，他也拾起張鋤來揚他幾下，別人一面揚一面稱贊他說「好手藝，揚出個花來，真果老將出馬一個趕倆。」

從我記事以來，祖父沒曾叫過他一聲老哥哥，都是直呼他老李。曾祖父也是一樣。曾祖父的脾氣很暴，好罵人「王八蛋。」他老人家一生起氣來，老哥哥

就變成「王八蛋」了。祖父雖然不大罵人，然而那張不大說話的臉子，一望見就得叫人害怕。老哥哥趕集少買了一樣東西，或是祖父說話他耳聾不見，那一張冷臉，半天一句的冷話他便伸着頭吃上了。我在一邊替老哥哥心跳，替老哥哥不平。心裏想「祖父不也是在老哥哥手下長大的嗎？」

老哥哥對我沒有那麼好的。我都是牽着他的手小辮玩。他說故事給我聽。他說他來到我家來，我家正是旺時，六曾祖父坐大京宮，門前那迎風要倒的兩對旗桿是他親手加入豎起來的，那時候人口也多，真是熱鬧。語氣間流露着「繁華歇」的感嘆。我小時候很迷賭，到了輸得老鼠洞裏也挖不出一個銅錢來的困窘時，我便想起老哥哥那個小破錢袋來了。錢袋放在他的枕頭底下，順手就可以偷到的，早晚他用錢時去摸錢袋，才發現裏面已經空空的了。他知道這個地道的賊，他一點也不生氣。我後來向他自首時是這樣說的：

「老哥哥，這時我還小呢，等我大了做了官，一定給你銀子養老。」

只一他聽了當真的高興。然而這話曾祖父小時曾說過，祖父小時

在黃昏，在雨夜，在月明的樹下，他的老話便開始了。我側着耳朵聽他說長毛作反，聽他說天上掉下慧星來。然而給我印象最深的要數這一次了。那年我八歲，母親躺在牀上，臉上蒙一張白紙，我放聲哭了，老哥哥對我說母親有病他到呂標去取藥吃上就好了。後來給母親上坟也老是他担着菜盒我跟在後面，一路子他不住的說母親是叫父親氣死的。「當年大相公剪了髮當革命黨，還在外面和別的女人好，你小時穿一件時樣衣服，姑們問一聲，「又是外邊那個娘做來的？」這話叫你娘聽見，你想心裏是什麼味？而後，皇帝又一勁殺革命黨，你爺戴上假髮到處亡命。這兩樁事便把你娘致死了。」

老哥哥一天一天的沒用了。日夜蜷縮在那一角炕頭上，像吐盡了絲的蠶一樣，疲憊抓住了他的心。背曲的像張弓。小辮越顯得細了。他的身子簡直成了季候表，一到秋風起來便咯咯的咳嗽起來。

「老李老了！老李老了！」
大家都一齊這麼說。年老的人最不易叫人喜歡。於是老哥哥的壞話塞滿祖父

的耳朵。大家都討厭他。討厭他耳聾，討厭他夜間咯咯鬧得人睡不好覺，討厭他冬天把炕燒得太熱，他一身都是討厭骨頭，好似從來就沒有過不討厭的時候！祖父最會打算，日子太累，廢物是得剷除的，於是尋了一點小事便把五十年來跑裏跑外的老哥哥趕走了。我當時的心比老哥哥的還不好過，真想給老哥哥講講情，可是望一下祖父的臉，心又冷了。

老哥哥臨走淚零零的，口裏半咀咒咕嚕着說「不行了，老了。」每年十二吊錢的工價，算清一賬，肩一個小包（五十年來勞力的代價）走出了我的大門。我牽着他的衣角，不放鬆的跟在後面。

老哥哥兒花女花是沒有一點。他要去找的是一個嗣子。說家，是對自己的一個可憐的安慰罷了，不是自己養的兒子，又沒有許多東西帶去，人家能好好的養他的老嗎？我在替他担心着呢！

十年過去了，可喜老哥還在人間。暑假在家住了一天，沒能夠見到他。但從三機匠口裏聽到了老哥哥的消息，他說在西河樹行子裏碰到老哥哥在背着手看

晚照，見了他還親親熱熱的問這問那。他還說老哥哥一心里念着我莊裏的人，還待要鼓鼓勁來一趟，因為不過的二里地的遠近，老哥哥自己說腳力還能來的及呢。

又是秋天了。秋風最能吹倒老年人！我已經能賺銀子了，老哥哥可還能等得及接受嗎？

二十三年冬

這老哥哥便是烙印中的老哥哥，可憐他已於去年暑假間以八十六七的年齡老死在他的故鄉了。

一九三七，一月十六日作者附志

六 機 匠

「王大眼，王大眼！」

我們每次和王家的孩子要翻了臉，便把人家的祖先的混號成串的掛在嘴角上了。土門裏接着走出一個臭口的老婆來，「從高粱科裏過，叫高粱葉裂開那些蠶眼！」六機匠終於也被吵鬧聲叫出來了，捫下了臉，向着他小姪兒們瞪一眼，他們都冷然地逃開，我們怪覺沒意思便也搭訕着走了。

六機匠是我家的佃戶，每年秋後看見他把勞苦一年所得的糧食往我家裏抗住的房子也是我們的，五間低低的茅屋恰稱着五個弟兄的性情謙卑的壓在兩枝蠶繞的旗桿前，見了面我都是呼他聲「六爺爺，」因為我們是有着瓜蔓子親戚的，他不拿我當小主人，我對着他那種和氣的臉好似對着自己的老的。

記得最早是五個弟兄一居過日子，農忙時全變成了農夫，一到了冬天每個身

子便釘在一張織布機上，機房是有種特別味的，從外邊聽着嘩打嘩打那韻律的響聲，你便可以在心中美麗的展開一幅紡織圖。六機匠的一間機房是在頂西頭，不，應該說是我們的樂園，別人的屋子裏我們小孩不大願意去，這也不全是爲了他們屋裏的孩子老婆腳絲拌拉的，而是六機匠身上帶着一種吸引的力量。那時我們覺得他也是孩子隊裏一個，他的笑臉叫人喜歡，從他口裏吐出來的故事叫人迷戀。我們坐在土炕沿上聽他說孟姜女哭長城，說西遊，說三月三過神仙，說水滸，說鬼話怪，說良善的仙女和凡人戀愛而生生的叫磨難折開了，他半天一句慢張張的說，假注視着手，手往返的拋着梭，腳還得上下踏着下面的兩頁木板，這時嘩搭嘩搭的機聲却在竊外聽時不一個味了。一點不神祕不韻律，只覺得他太討厭，急得我們把全個的注意力都傾倒在耳朵裏，而故事却只是影影綽綽若斷若續的。我們把他的手把住，可是他的嘴也隨着不動了，放開以後，手把鐵軸抽開打打的捲一捲布，再向前推一下杆子手脚便一齊動起來，口又開了，我們也重側起耳朵再也不去攔他的手了。有時大約是因爲累了緣故，看他跨下來機來打一打

身子上的線毛，緊一緊扎腰，一縱，便倒在席頭伸嘴的土炕上了。這時候我們僅一窩蜂擠上前去，他便被一羣孩子困在核心了。這回的時間是屬於我們的。我們當然不能讓他閉着眼裝死人。有的抱腿，有的抱眼，有的把兩片唇扯得翻翻着距離老遠，一心要從口裏抓出故事來。「蔣門神又不是鐵打的，怎麼還三錘打的冒火光呢？小羅成一共有多少媳婦？孟姜女哭到了長城以後怎麼樣了？」他不開口，我們心裏的疑問却決口而出了。似一點也沒有嫌煩的表情，歎一口氣把眼睜開，我們望着他的眼珠亮開比望着逃開黑口的蝕月還要痛快，我們喜歡這一聲長歎，好比一陣清風把他吹清醒了。我們的目光緊緊的在他嘴上，只想那一動，可是他就是不動。早晚看着我們臉上漸漸湧上了黯淡的神色便指着黑黝黝的破牆上的小舊年畫向我們演義了。「二月二龍抬頭，萬歲皇爺使金牛。」因為他知道我們的野心並不大，甚至編一故事也可以打發過去的。

晚上，飯碗一推機匠房裏找人去吧。如果是在夏天，先得在他的院子裏玩一回，採一朵葫蘆花繫在手裏照「古綠哥」，朵朵小花在黑影中閃着白光，好風

把花香吹一院子，吱吱一雙蝙蝠從頭頂叫過去了，似乎夏天的黃昏只有這兒的好。

屋子裏一點熱鬧的燈光把一簇影子貼在牆上了，他白天忙一老長天，晚上撇下梭便下了機，身子一沾席鼻子裏便呼呼的了。我們費盡許多力氣才把這泥塊弄得睜開眼，打着霹靂問「那個仙女以後便怎麼樣了？」他的眼皮上的石頭接着又把眼睛壓閉了。我們懷着幽幽的一個心向外走，蚊子碰到我們的臉響。夜裏夢見那個仙女遭劫的慘狀，醒來淚珠掛在眼角上。

冬天，太陽照着他牽機。線匹掣得老長像一道銀河。他頂着一個開花的破襖，一條氣胞似的單褲子，迎着風要把人浮起來，他一往一來像張梭，脰溝夾着一個大粽子刷子像一條粗的尾巴，一擺一擺的，冷風把挂在鼻尖上的水給吹下來，當時我心裏很納悶爲什麼不把親手織的布做件棉衣穿在身上呢？

幾年以後，六機匠成了空頭銜，他的那一張機打賣給人家了。同時也分了家，別人都有老婆孩子，他却分了一個白髮的老母，此外還有一頭牛。三機匠變

到家後去了。他的那口老屋讓給了牛，自己向東移了一步。從此伴着老娘六機匠變成了純粹的老農，這時年紀去四十已不遠，我也成了大小夥子，當然不能扒着口迫他要瞎話了。

四十却不像四十的樣子，銅榔鐵底的軀體襯着那張褐紅的臉，不容易在土面尋出時間的印痕來。論他的力量應該有更多的活給他做，然而他所種的地不過二畝，春天到地裏去撒種，夏天荷一柄鋤到坡下去鋤地，秋天老早就把五穀收割到場園上了，這二畝地的活對他太不值一動手了，好似耕種着這點點地應付着四季一般。

什麼事情都不是笨手。他並不識字，心却像個故事歸子，趕一趟寨回來，罐子裏便裝滿了新酒。他會剃頭，太陽底下看人頭上的亂髮隨着他手下的鈍刀倒下，刷的，一刻，一個青頭皮便顯出來。他會拉糖子，紅的，白的，正月裏小孩子都喜歡他。單就他門前那個小園子說吧，五份子連在一起，到了春天，你不用問便會知道那一段是他手種的。清明節前立在他葱地旁看天上的風箏，順手拔一

模嫩葱（那麼肥綠的叫人喜歡）用手指剝去了帶泥的浮皮便一氣吞到肚子裏去了，辣得眼裏直流淚。

是的，他一點也不老。他出差給我們晒場的時節，背上馱着四斗布袋，看一些小夥子壓得哼哼的幾乎要扔倒的樣子，他便嘲罵一聲「怎麼吃的飯，瞎爲了年輕！」同時自己故意顯一下身手，把一隻手叉着腰，肩頭一聳，四斗糧食打一個挺再落下來，「還不老吧？」他抿着嘴高興的笑了。

一個秋天老娘像一個熟透了的菓子墮落到土地下了。一大羣穿着白衣服送殯的人中有一個哭的最利害。六機匠的孝順和忠實的脾氣誰不知道，這次鄰里都替他歎氣。「唉，一個老娘也完了，一個人的日子怎麼過呢？」

「酒店的掌櫃的！」不時有些小孩子提一把酒壺在土牆外尖聲喊叫。六機匠雖然老實都是個活泉子，他忽然又賣起酒來了。他的酒管保你一火到底不許有一點底渣，所以一罇子酒剛從城裏背來，放不到炕上便空出來了。別人故意逗他：「走到河裏屢了幾捧水？」他便半紅着臉賭咒「屢一點水是給俺祖宗喝！」

光棍子的屋是大家的娛樂場，亂人亂馬的誰沒事也去探探頭。「這杯敬天，」你會看見一個紅臉的醉漢在他的土炕上打轉。他像是在向人談說，其實我們只聽見嘔嘔的鼻音，聞見隨着呼吸噴出來的那人的酒氣。「這杯敬地」又是一杯向地下潑來了。他自己也好「迷拉」一口，可是四兩酒便得從鼻子裏說話了。

在鄉間酒家往往是賭博場，何況光棍子的屋更招人呢。春秋四季炕上少不了端端正正的那四個人，人數多了便隨時打一棚地舖子。四個人，每人手裏端着的是紙牌像柄小蒲扇，照例看「外保」的人比看牌的人多到幾倍，這個的手搭在那個的肩膀上，巴望着替人家的勝負擔心，變顏色。在地下的往往是些學賭博的孩子，用一副紙牌在磨指頭，或者推着破記葉子牌。一個人臉前守着幾個銅子，如其說是賭錢不如說是在過賭癮。在這些人身上想撈「頭錢」是白打，然而他也不趕他們，好似那一陣陣的吵嚷對他也是一種趣味一種慰藉似的。

陰天下雨，你只管聽，一回門外破簑衣一抖，脚一踩。一個個人全匯聚來了。地下全是簑衣和濕泥鞋。一時屋子裏被一團嘈雜一團特別的氣味充溢着了。

「來，陪一把手，光吃不拉還驚不死！」有人拉他上場。「不，不叫他來，我們贏了很好，叫他贏了，雙捲餅。不行！不行！」挨不着缺的用這理由填上了自己。「你們來吧，我說說瞎話你們聽。」他真是當了光和不賭的光棍。

「好好，越葷越好，揀過癮的多幾個！」

晚上那盞小油燈照着四個臉，八個眼珠在牌上亂滾。我有時也偷偷哀告好了妹妹在祖父睡下以後偷開了門跑出來作一員戰將。小油燈一勁往人鼻孔裏噴黑煙子，再雜上旱煙味更辣刺刺的，我們在聚精會神的幹，他也扒下襪子來光着腳陪我們熬眼，早晚窗紙上透來了朝陽，大家才擦一擦紅紅的眼散開，不知什麼時候他已睡的像隻死豬了。

一個人的日子倒是簡便，家便馱在身上。環境教會了他做飯，縫衣服和一切家下的營生。他有個倔強的脾氣，什麼事不托仗人，有時不高興起火，一點冷飯也可以打發飽肚子。「小心點冷東西呀！」有人拿他開玩笑，「瞎子暈涼炕，仗着秉氣壯！」他的話從笑口裏吐出來。

他是個莊嚴中雜一點談諧的人，有時亂談女人，一口嘈雜，然而他自己的切身問題似乎很少談過。「成個家吧，」有人也常這樣半認真半玩笑的向他提及，他一笑便過去了。記得一年的秋天裏半個月沒見到他，每次跑到他門口老遠一望，只一把鎖打在屋門上，我的快樂也好似給這把鎖鎖殺了。是一個什麼日子，忽然在太陽底下圍着的人羣中發現了他。樣子很有點不同。我從大人唧唧噥噥的談話中才知道他這次遠行是爲了南海邊的一個女人，匆匆過了一夜，便離開他的懷抱飛了，他歷年的幾個積蓄也被那無良心的女人帶着飛了。

一九二八年的秋天我亡命到滬陽，就住在大機匠的家裏，因爲故鄉沒法生活，他們背着債主起了夜票逃生到這裏。大機匠在一家親戚的工廠裏幹他的老手藝，大兒羣祥，我兒時罵陣的對手，於今竟然成了一條大扎漢，學了一些流氓本領混業行了。我和他們同睡在一座土炕上，然而叫他們悶死我也不把實情告訴給他們。我在這裏等候一個命運。一天，生命史上最悲痛一天啊，六機匠的影子突然晃到我臉前來了。他的口角裏洩露了我的祕密。最後他拆開了夾襖，把祖父的

一紙血書遞給了我，還有深藏在一個「火子」瓢裏的二十塊大洋。他報告給我我跳牆以後的一切恐怖悲慘的情形和汀的消息。說着他有點不平，他的意思像我這麼一個好人不應該有這樣的際遇。他不是不知道爲我保守機密，然而在安撫我時那聲聲的「少相公」却好似在點我到刑場去。

任多大的磨難我沒有放眼淚流過。可是這回我的心却不屬我有了。即刻就有兩千里路的陌生的途程擺在我的眼前。叫我在這幾個窮鄉裏真情的餞筵上止不住自己的眼淚了。我哭成了一個，他們也都陪我掉淚，酒力迫得六機匠又是哭又是不平又是惜別的那一幅表情，我是終生模糊不了的！我推着不讓他送我，怕他大衆前說錯了話，他哭着非到車站去不行一路子喊着「不要怕，不要怕，」喊得我魂不附體。我臨上火車他們每人把勞力得來的一塊強塞在我的手裏。車走老遠了，我依稀的還望得見六機匠那東張西倒的身子。

五六年過去了。我以自由的身子重回到了故鄉。最叫我喜歡的一件事就是六機匠什麼時候又回到家來了，樣子沒有什麼不同，只是眼稍稍窟窿了一點，頭頂

的那條辮子不見了，這回他是住在家後的三機匠家裏。他的那間老屋的後牆破了一個眼，我們來往路過，它神密的瞪得人不好過。他見了我自然意外的高興，我問他爲什麼半道裏回來了呢？他說特爲回來看看，本來打算立刻反身，誰想日本鬼子佔了瀋陽又把這條牛路堵死了。什麼力量吸引他回到這對他沒有留戀的故鄉來？是老娘的那一口墳嗎？

後來我才聽說他是爲了和羣祥合不來才回來的。其實我早就看到了這一點，一個正派倔強的人流氓隊裏是放不下的。我特別到家後去找他玩，他口裏不帶臉上帶的，表示着寄居在人家裏不安，三機匠脾氣很好，姪兒們待他都不錯，添了他在工作上添了個有力的幫手，而不過在飯桌上多添了雙筷子，不便什麼呢？我明白這又是他獨立剛強的那點天性在作祟了。

——和他談着話我心下怪難過，這樣一個堅實能幹的人失去了機布織，失去了個地，關東的一條生路又被截斷了，一個人孤獨的像一隻被剪去了翅膀的飛鳥，那兒是他的去路呢？

武 訓

記得在初級小學的時候，從教科書上認識了一個乞丐，叫他的義氣打動得很厲害，當時拿他彷彿作爲傳奇中的一位義士。這便是武訓先生。去年來到臨清，在進德會裏見到了武公紀念亭，石碑上刻着的像，就恰是當年教科書上印着的那張。我非常奇怪，一點也不含糊記得他的故鄉是堂邑，爲何這裏特爲蓋這麼一間很講究的亭子紀念他呢？後來人家告訴我，武訓雖生在堂邑，然而他的事業却大部分留在這裏，目下聲名遠播的武訓小學就在西南關，他就在這親手創造的義學裏賺了最後的一口氣。

武訓小學，校舍很廣闊，但武訓臨死的時候，一共不過只有幾間屋子，這擴充的功勞全在校長王紹文先生。一進大門有一道映壁，外向的一面畫着武公的遺像，這和進德會裏的一樣，已經看得十分熟了——五十多歲的一個半老頭，雙眼

在注視着手中的線頭，腳下放一口大鐵鍋，一個布塔子，塔子裏滿裝着善書。陝壁的內面，條條寫着武公興學的口號詩。後面矗立着一座樓房，叫做蔚起樓，兩旁的碑匾很多，上面刻着要人名人的贊頌。樓左手的一間是武公的享堂，內有武公遺像，東邊的一間是學生宿舍，北牆上高掛着徐（？）大總統的獎狀，上面的四個大字已經記不清楚了。

學生的宿舍，飯廳……都用了武公興學詩句的字眼做了標號，爲了叫學生一看，心裏起一種警惕。武訓小學出來的學生的確不錯，我知道的就有好些。

去年十二月爲武訓先生九七誕辰，曾開過很盛大的紀念會，山東教育廳長親來主持，並贈武公石像一尊，在進德大禮堂行揭幕禮時，情況極爲熱鬧，還演了好幾天義務戲，那時武公在人眼中真煊赫的了不得。

死後的虛榮只給人拿去做勸善的招牌，這與武公無涉，我還是告訴武公所以爲武公的一些情形吧。

武公一生下來便是個不幸的孩子，家道寒微，父親又早死了，在母親和哥哥

的手下長到了童年。這樣一個家庭，你想能允許一個也坐吃清穿嗎？我們的武公雖還是個未成年的孩子，爲了生活，也不得不到一個張舉人家中去出賣勞力了。他爲人太篤實了一點，大家都呼他爲武豆沫，用這個字眼說明他的糊塗。客氣點的呼他聲武七，因爲他母親都是這麼叫他。

幾年的血汗換了個空！主人把他所有的積蓄一口否認了。當然，世界上儘多這樣聰明人專拿大虧給人吃，好似情理在他：「怨他傻！」武公一心冤憤走出了武公的大門，真是天地雖大却無處容身了。他迷迷惘惘的踱到了村墟間，口裏唧唧着像怨又像訴，細聽起來却是聲聲不離「義學。」一個真實誠摯的人，他到死只知沿一道路走，這都是推己及人的偉大的同情所引上去的。武公痛心自己因糊塗被人欺凌，而想到天下同運命的人，於是捨己救人的精神把武公變成另一個人了。

那時人人帶一條髮辮，他偏剃成個禿子，惟額角留一片桃片髮，左右剃留又常不一致。他早已忘記了人間的毀譽，高興的這樣他唱：「左邊剃，右邊留，真

個義學不用愁。」

賣力氣都不可能，只好做乞丐了。然而，做乞丐不是爲了自己的肚皮，你聽他唱「抗活教人欺，不如討飯隨自己；別看我要飯，早晚修個義學院。」要飯也免不了那份老實天性，就是人家不給也不埋怨：「不給俺，俺不怨，自有其人管我飯。」甚至被叱責了還是唱「大爺大叔別生氣，你老幾時不生氣了我幾時出去！」看這樂天的一副情態，真叫人又可憐又發笑。要飯就要飯罷了，偏偏喊什麼：「我要飯，你行善，修個義學你看看。」我想當時聽了這話的人，不知怎樣卑視這一個吹氣的叫花子，心裏笑他用這做討飯幌子的也一定多着呢。

好容易看盡了白眼討來一點飯，偏偏不吃，把它全賣了，得幾個錢日夜撫弄着，好似一放手怕它們飛了。自己在街上和狗爭一些人家潑出的殘湯或臭飯應酬着肚子。這還自己解嘲呢：「吃的好，不算好，修個義學才算好。」「吃菜根，吃菜根，我吃飯不求人，省下飯，修個義學院。」「吃芋尾，吃芋尾，不用火，不用水，省下錢，修個義學不費難。」是東西就充飢，討不着殘飯，蛇蝎也可以

吞下去。「食蝸子，吃蝸子，修個義學我的事。」「蛇可食，不要怕，修個義學全在我自家。」別人望着他吃都驚覺可憐，而他自己却滿口「義學」，「把五毒全看得平常了。武公的肚子不但能容下蛇蝸：連瓦塊都敢往下吞。他覺得這不算一回什麼了不起的奇事。」破磚碎瓦都能消化，若不修義學，才惹人笑話。「渴了的時候，人家好意的送給他清水，這個奇怪的人却先用它洗臉，最後，把一些黑灰水灌到肚子裏去。這對於給與的人是一種不敬，我們的武公知道，他又唱了：「喝髒水不算髒，不修義學真骯髒。」

在他手裏，廢物也會變成錢，走起路來眼老向着地上，彷彿有什麼在那裏等着他儉。一段繩頭，一窩亂線，一到他手中便結成了有用的東西，他的手就像是爲了完成人間的廢物而生長的。「結線頭，纏線蛋，早晚修個義學院。纏線蛋，結線頭，修個義學不犯愁。」作什麼事情都是爲了一個目的，因爲有這個目的，所以才高興去做非人所能做的一切。

任管見了誰，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就開口要錢，不顧人家多討厭，口裏念神咒

似的唱着什麼「你們行好俺代勞，大家幫着修義學。」「不強要，不強化，不用生氣，不用害怕，俺化緣，你行善，大家修個義學院。」武公好似很懂心理學，爲了容易叫錢到手，他唱着「不嫌多，不嫌少，捨些金錢修義學；又有名，又行好，文昌帝君知道了，準叫你子子孫孫坐八抬大轎。」

他爲了要可到更多的錢，一有機會便做小工。「除糞，鋤艸，拉碾子，來找，管黑不管了，不論錢多少，」口頭上帶著出賣的幌子，情願做牛馬給人家幹活。「推磨推磨，一斗麥子六十個，管磨不管羅，管羅錢還多，」把工作和希望的代價唱給人聽，這算做了公開的要價。再進一步誇獎用他拉磨比用驢子方便，「不用格拉，不用套，不用乾土墊磨道。」然而這一點小毛病他可沒預先表白出來，那就是人家看不見時，偷向口裏俺（吞也）白麵，這樣可以省下吃自己的飯。不幸被人家發覺，他也會陪笑的說「不提防時，驢還又（用口猛掠）口麵呢！」其實日子久了，他的這個小毛病早成公開的了。不但拉磨，給錢什麼都可以幹。「給我錢，我翻田，修個義學不費難。」坡下的活，想來他是很熟手的。

看他愚蠢得怪可憐，奇怪，却有一身小本領，會豎倒站，還會蠅子倒爬牆，因此小孩子們沒一個不喜歡他的，武公在小孩子們的眼中是一個玩物。「武豆沫來了，武豆沫來了，」小孩子一望見他的影，老遠便向同伴們歡呼。「豎一個，武豆沫。」他走近前來小孩子便向他要求，然而這不能白豎，這得錢，「豎一個，一個錢，豎十個，十個錢，豎得多，錢也多，誰說不能修義學。」爬當然也離不了錢。「爬一遭，一吊錢，爬十遭，十吊錢，修個義學不費難。」叫他豎可以，爬也可以，他會應聲變成蠅子，如果把戲玩過你不給錢，他有辦法，跪下不起來，早晚接錢到了手裏，膝蓋上才長出了骨頭。「武豆沫就是光認得錢！」誰不這麼說呢。是的，他很愛錢；錢比生命還寶貴，比爺娘更親。聽說後來他可憐的老母死了，哥哥叫他回家守靈，他回答說「回家守靈可以，不過哭一聲你得給我一百錢。」錢，隔遠了生身的母親。

無論是討來的，用武藝換來或是賣力氣掙來的，總之，錢一入的手，好似白飯入了死人的口。這他自己也有個自白，「義學正，沒火性，見了人，把禮敬，

上了錢，活了命，修個義學萬年不能動！」

武公所有的話是兩句：「要錢」和「修義學」，別人譏諷的問他什麼叫「義學症？」他回答道：「義學症是我中的一種病症，心裏夢裏修義學，這不是談迷症嗎？」這幾句話是他自己人格最恰切的寫照。他愛錢，錢却不在自己的手裏。他恨錢不能自己分生！他常拿着所有的財產去跪財主的大門，看守傳報進去，主人把錢賞下來，奇怪，這回他却不收。他說今天不是來討錢，是來送錢給老爺的。他最後說明了存錢的意思，（利息很重，一年子母可以相等）接着就跪下不起來，早晚主人答應下來，才高興得唱着走了。

錢攔不住叫它不住的翻身，像百川匯海，日久自然積成個可觀的數目。「窮的便，富的保，修個義學錯不了。」可見武公放錢的法子十分嚴密！然而有時也不免放斷線，只看以下的一個抱怨歌就知道：「人憑良心樹憑根，各人只憑各人心，你有錢，我受貧，準備上天有真神！」流動產漸漸瘦成了地，可是我們的武公却仍是當年的武公。

只要是地，也不問好壞就買，人家都問他爲什麼這樣，他回答：「只要該我義學發，置地不怕置碱砂；砂也退，沙也刮，三年以後無砂沙。只要該我義學興，置地不怕坑，水也流，土也壅，三年以後平了坑」他是要用誠心去感天的。

人家種地不給租金，他氣得咒罵道「我積錢，我買田，修個義學爲貧寒；誰養家，誰肥己，準備上天雷神擊！」利己的觀念不在武公的心裏存在，所以對於垂涎他的錢的親哥哥說出這樣無情的話「我的事，你別管，兄弟分居不相干。」然而對於貧寒的同胞，他的大量又叫人驚異！一個貧賤的割股奉母的村婦他竟慨然贈給她十畝大地，他說「這人好，這人好，這人好，給她十畝還嫌少，這人孝，這人孝，給她十畝好養老。」這一副胸懷，這一點偉大的同情，鑄成了武公放光的人格。

白天討一天飯，或是出一天大汗，晚上一個人埋在一間破廟去和神像共守着一團深黑，屋上的瓦憑空落到頭上，一摸，濕淋淋的，好似不是打的自己，坦然的唱歌「打破頭，出了火，修個義學全在我！」

有了金錢，有了土地，別人勸他娶一個女人，他毅然拒絕，他唱「不娶妻，不生子，修個義學才無私。」娶妻，生子，有錢，有地，是一般人最高的理想生活，這個傻子——我們的武公，偏偏着迷了義學：「人生七十古來稀，五十三歲不娶妻，親戚朋友死個淨，臨死落個義學正。」籍籍的身後名不全是武公努力的目的，一點不忍之心，才是使他不顧犧牲的一個大的動力。不信，你聽他唱「路死路埋，街死街埋，死了自有棺材，」一個身子爲了義學活着，死後的一切還它去吧！

不要看對自身的一切太不關心，然而有關義學的事，可一點不放鬆！成立了義學，跪門去請老師，對於學生起初是勸，念歌貼似的終日唱：讀書不用功，回家沒臉見父兄；讀書不用心，回家沒臉見母親。」到了勸的政策不靈了的時候，仍是用最笨的那一手——跪下不起來，人心都是肉做的，拿好心當驢肝肺的到底不多。

幾乎是遊於摧殘的那種生活，到底容易叫人促壽，他就在五十九歲那年死在

臨清學義的一間小屋裏。（即今武訓小學）瘋迷了一生，創立了三處義學，多少貧困子弟已身受其惠了。當今，憑着優越的地位做出點事來使人叫好或自己叫好的看得太多，反視武公，自有一種不可及的精神照人心目！

二十四年九月十日燈下於臨清



野店

飯店，旅社，這樣的名詞一提上口，立刻湧上心來的是新式的華貴。如果換個野店，便另是一種情趣被喚起來了。像山村老翁頭上的鬚鬚，像被潮流沖空的古岸，時代至今還把野店留個殘敗的影子。

雖然說是野店，花月柳傍的却是大道。幾間茅草小屋，炕佔去每間的大半，留下火爐寬的一點空隙，預備你上下，這兒是大同世界，不問山南海北的都擠在一堆，各人向着同伴談論着，說笑着，沒有一幕談國事的禁條貼在頭上，他們可以隨便放浪的吐洩，東家的雞西鄰的狗是要談的，日本鬼子是一個題目，因為他們中間就有許多是從東三省被迫回來的，一個小被捲是財產的全部。

房間少了，得想個法安插人，吊鋪像都市的樓房便懸起半空了。在上面睡的人錢可以略省一點。照例，店裏得有馬棚，大門口豎起一兩根柱子，等到轎車兩

把手車或小車，載着什麼人向這處奔來，——前面打着紅布帘的是新嫁娘，不就是青春的婦女走親戚，癡胖可笑油光照人的是買賣家，店家小夥計見車子近了，熟主顧似的幾步搶上前去替人家卸牲口，把它們——毛驢，或是騾馬牽到馬棚裏去，它們一點不認生的隨着他，用尾巴打打後身噲噲幾聲表示疲倦。

這是上等客，如果是住宿的話，單間的屋簷給他們特別預備。客人剛把極極的身子投到炕上，小夥計肩上打一塊破黑爛布便進來了，要是擦臉，他立刻便把一小泥盆水打到你的臉前來，要肥皂，要一條白手巾是太奢望。

「先生們做個什麼飯吃？」這回該他問你了。

「有什麼？」

「有大餅，有豬肉炒白菜，有熟鷄子。」如果你接着再問一句「還有什麼？」那小夥計一定會閉起嘴來。願意喝好茶的話得特別聲明，不然一個大子的茶葉末喝過幾十個人以後，他會再沖上一點白開水給送過來。所謂好茶也不過是個銅板一兩的大紅袍，一毛一兩的貢尖這兒不下貨。

等茶喝你得要有耐性。白水有天鐵鍋煮，沖茶可不行。一根一根的草對準把洋鐵盞底挑着燎，你如果不是一個趣味主義者，時節再是炎夏，你一定等得舌尖上生刺，跑到外面去避一避辣眼的濃煙。

晚上，任你一落太陽就躺下，敢保你不會一沾席就如願的變成一塊泥。夏天的蚊子，臭蟲，冬天的蝨子和跳蚤最喜歡和客人開玩笑。哼哼着叫你清醒的享受一個客夜。身上留點傷痕做一個追憶的記號。還有馬棚的牲口也怕主人誤了行程，半夜裏叫一陣，用蹄子打地咚咚一陣。當睡夢將要主有了你的臨明的那一剎，店門唿隆一聲，接着小夥計的腳步動來了，一睜眼，微白的曙色使你再也瞞不了。套上車子，披一身星光，冒着晨風，朝曦把人引上了征途。

「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回頭望望這一副水紅門聯，意味夠多長呢。門口一個破蓆涼棚撐着夏天的大陽，爲着什麼東西奔跑的行人走在這串着天涯和故鄉的熱土的道，望這涼棚像沙漠中的人望見了綠洲。三步併成一步趕上來，卸下身上的負擔，捫下沾着汗水的簷溜般的布眼罩，坐在一條長橙上用草帽或

是手巾搨風。幾碗半冷的殘色的茶水澆下去，汗馬上從身上湧出來，各人身上背着一身花疏的陰涼。設若有一個像蒲留仙一樣的人物，夾在這雜色的隊伍裏，每個人你借給他一把蕉葉，那麼一部「聊齋」會很快的集起來。

這些人像，「未有哇」一般，在這兒留一個腳印，便飛鴻似的去了。沒有留戀，沒有感傷，在未來的時候，他們也沒想到會在這兒掛這一翅膀。水不能白喝，臨走總得留下幾個錢，百二八十是他，三百二百也是他，主人不會嫌太少，夥計也不會說一聲謝謝。但是你起身以後，「再來！」這一句淡淡的話每回是不會忽疏的。

野店的常主顧是車伙子。他們到遠一點的地方去運貨販賣，去的時候帶着本鄉的土產。這些車子往往成羣成幫，隊伍展得老長，道上的一帆塵土是他們的旗號，一走近了店口，把車子一插，用披布擦去了臉上的汗，弓弓着腰很自然的踏入了店門。因為太熟照例有稱號，姓王的是王大哥，姓李的是李二哥。大夥計牽

●註：蟬之一種，在一株樹上只有片刻的居留。

牲口倒水忙亂一起，住一會，叫一袋旱煙把粗氣壓下，飯上來了。半斤一張的大餅，包着大塊肥肉的包子，再要幾頭大蒜，一塊還沒醃變色的老白菜幫子。吃起來有點可怕。不，不能說吃，應該是說吞。看那個勁，餅如果是鐵的，肚子一定變成熔爐。飯後爲了消暑，走到水壺邊去，捧着大瓢的生水往下灌，聲音咚咚的可以聽好幾步遠。「掌櫃的算賬！」這是一閉眼的午睡醒來後的第一句話。外邊算盤珠一陣響，幾吊幾百幾十幾，小夥計一口喊出來。接着是查銅子的聲音。一把掌錢接到手裏，含着笑走到財神位前，不遠不近向大粗竹筒內一擲，嘩……拉……真是錢龍匯海了。

這些老才顧來到店裏若是逢着佳節——端陽，中秋，元宵，不用開口，半壺白乾，四樣小菜碟便送到眼前了。喝了不夠，還可以再開一回口。不打錢，這算主人的一點小意思。不要看這是小節。主人大量吝嗇往往作爲客人去留的關鍵。誰不願用百年不遇的一壺酒去做招徠的幌子？

秋天，連綿的陰雨把一個遠道的客人困在野店裏。白天黑夜分不開界限，

悶的用睡眠用煙打發日子。風挾着雨絲打進紙窗來，臥着，從眼縫裏閃過來一片陰暗，粗人就算是不善於愁，一隻孤鴻也難免於淒涼。等着，胸中灼火的等着，等到雨絲一斷，他是第一個把脚印印在泥上的人。野店被撒在身後像撒了一個無情的女人，

時間把什麼都變了，有了汽車轉眼可以百里，「夕陽古道瘦馬」的趣味算完了。有錢的人誰也不願再受轎車的折磨，野店的客人因此稀少了。加以年頭不對，關東客全成了窮鬼，向四方逃難的倒很多，然而他們進店來頂多不過喝一盞白開。野店是詩意的，然而今日的野店成了時代頭頂上殘留的一條辮子了。

二十四年七月六日于濰縣一小旅舍中

舟子

「欸乃一聲山水綠。」

這是多麼風致的一個詩句，「欸乃」的清音和山水的綠痕配搭在一起，真是有聲有色，這會把人心引入一種飄渺的仙境，而舟子也就成了不食烟火的神仙。是一絲竹，一竿綸的漁父，早在詩人眼中超脫化了，畫家也慣好用淡墨寫一幅漁翁「獨釣寒江，」或看畫個漁人守一甌銀魚舉杯對酌，上面題幾個字曰「漁家樂，」江風漁火對愁眠，「吟着這句詩，想像漁火閃耀下的光景，真是神祕透了。

「不憚漁樵無話說，」漁人的話都是別有風味。彷彿漁人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全是超逸的，連身上的骨頭也和凡人不一樣。「隱於漁樵，」是幽人幻想中無上的清高。所以我們的詩仙曾高唱過：「人生在世不得意，明朝散髮弄扁舟。」

使船的人他自己是這麼幸福的感覺着嗎？你如果問他一句「生活好吧？」他

一定會向你搖頭嘆氣。「滿有意思的生涯啊，我們真羨慕的了不得呢。」「好好好，先生，那麼我們換着幹吧。」他一定會雙手捧着木槳送到你臉前來。

我坐過各式的船，因而也就約略知道了關於各樣舟子的一點苦處。

火輪船上的舟子多半是南方人，唧唧呱呱的那副神兒，真有點叫人覺得一星精神上被凌虐的苦痛。然而，迷霧帶來的驚心，暗礁潛伏的隱憂，還有海風的鋒銳，黑濤滾在心上的夜的岑寂，這些况味有誰會替他們想過麼？

「三更畫船穿藕花」的畫船，在大明湖上我更是熟客。在綠葦叢中穿過，在藕花香裏盪槳，夠美不，你說？月明的夜間，什麼都靜靜的，一支橈盪得水響，盪得月動，真是「浪簇金蛇月有鱗」了。但是，可惜舟子是些粗人，他沒長着藝術家的眼和詩人的心胸，他出賣的是兩毛錢一點鐘的工夫。紛紛細雨中他可以伴着幽入沫雨，秋夜，他也樂得把小船泊在湖心打着寒噤候雅士與盞，他無所不可，時間身子原不屬自己。

「舳艫千里，旌旗蔽空，」上面又是一位「釀酒臨江，橫槳賦詩」的名士英

雄，這豪興，這威風，真是沒有第二份了，然而，當時被強拉去的舟子的心我敢說那味一定是苦頭的。

來到了衛上，使我更親切的了解了舟子，衛河繞城半遭，河面上的桅杆長成了森林。濁浪把一條一條的船流下去了，也有「款乃」的吃力聲送一隻船逆流而來。這些船大半比較大一點，是起貨的船呢。他們從這兒載花到天津去，再從那裏帶回一點雜貨來。打這樣一條船不是玩的，起碼要用兩千塊錢呢，船就是他們的家，船就是他們的財產。一家老小都住在船上，艙是臥室，是廚房。船面是小孩的遊戲場。

貨狠狠的裝，船像有點兒負不起來的樣子

水面和船緣幾乎平了，有的搖

槳，有的把舵，有的用長索在岸上拉，運氣好碰上順風，還少吃點力，倒霉刮起逆風來，一天包你走不上二十里！船上的舟子們一齊搖槳，把身上倒退到跳板上再跳上來，一前一後運着全力，一個先「款乃」一聲，大家便齊聲的應和起來，這樣可以舒一口氣，他們這麼吃力，使看的人也覺得累的慌。

雨把他們淋在半路上。風說不定幾時來爲一下難，白天，黑夜，他們這麼被折磨着。

「好歹達到了目的地，花落了價，幾十天來的一個希望，破滅了，空着船回來。」

「要知道船是空不起的。聽說每隻大點的船一年要有百多塊錢的稅呢。憑天，一年順風時候少，憑人，土產裏運不出利錢來，然而日子不得不過，牙是不準你閒着的。」

「河上還有一種小船，那真稱得起是「一葉扁舟」了。這多半是漁船。日夜把眼向河裏瞅。撒二百網，管保空九十九回。不錯，捉一個斤把鯉魚可以賣一塊錢，然而這金子的鯉魚是不容易落網的。他們的生活很苦，一張破漁網就是全份的產業，寶貴的年華都從網縫裏漏到水流中了。」

「款乃一聲山水綠，」你看是有詩意的不？

二十四年

開花的古樹

二十四年

我永遠忘不了這一篇美麗的文字，就像永遠忘不了他。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名字。他就住在這樣一個名實相副的村子裏。因為靠着一條大河，所以家家差不多都有一隻小船，一到柳條撒開綠鞭，春水到處漫流的時候，船便像柳葉在水上浮着了。我真喜歡他筆下的那個老祖父，六十多歲的人了還是活潑得像一個孩子。怪不得他用了「開花的古樹」比方這位老人呢。他說祖父常是不能算自己的祖父，簡直是表弟獨佔的外祖，因為表弟常住在他的家裏。有一次，表弟走了，他可得着了，拉着祖父的手便到了河上去。河邊的柳條披在人身上，像一領綠簑衣。祖父採了柳條編成一個帽子，一下子猛的扣到他頭上了；又用柳皮做哨。他也跟祖父爭着做，可是人家好似很隨便的一扭，一個哨子便成功了，一吹嗚嗚的

響，他就是不成，越做不好，祖父的哨子在耳邊響得越起勁。祖父還從地上檢小薄石片在水上面打漂，一挑二挑……水皮上縐起波紋來，這也是有意逗他，因為他一投，石片便一下子棲到水底去了。祖父把褲腳一捲下水去了，水裏有很盛茂的水草。撲拉一聲一隻水鳥被驚起了。他一點也不明白祖父的意思，只立在岸上呆呆的看着。看祖父的眼木匠吊線一般的頭向左又向右的轉動，好似在偵探什麼，末了，一下子祖父把身子全沒水進裏去了，他莫名所以的急得大叫！「吱啾什麼呢？」祖父從水裏冒出頭來，一回右手向上一提，一個什麼吱啾的叫起來了，那扇小翅膀一勁的撲搗，原來是一隻好看的水鳥，頸子抓在祖父手裏了。

回到家中，父親埋怨養活這東西得廢糧食又不能下蛋，哥哥時時瞅它，還盡思他明白，哥哥想要吃它的白肉它的紅血，因為他知道哥哥是一個饞人。

不管別人對這東西怎樣，而他確是得了一寶，用小繩繫着它的一隻腳，繩子的另一頭是纏在一條竹竿上的。他終天提着它像提着自己的命。可是別人一提他便非哭不可，不用說哥哥提它沒有安着好心，就是母親提提也覺得怪痛人！到了

後來這隻寶貝到底不知怎樣了。因為那篇文章是遺憶的文章，他根本沒有把它交代個下落呢。

這篇文章是在一個深更裏讀到的。那時幾十本卷子已經把眼都累花了，然而看到這最後的一本時，我的眼忽然放明了，當時心下這麼幻想：幾時能碰上這篇文章裏的那兩個人呢？

簡直有點出奇，果然我碰到他這位哥哥了，那是在追悼他的大會上。以家屬的代表資格他登上了台去，他說本來祖父要來向大家道謝的，可是太有點年老叫我們阻擋下了。看神情和那篇文章裏描寫的差不多，除了臉上新添的悲哀。

二十四年

嫁女會

「看門應迎畢一團團員行，大門口以銀燭水而可見侍侍，互臨不語，無談甘願，」

「全場嫁女會」

「校長應有的一席堂皇的詞辭，被拍拍的一陣掌聲，像餘陰送着晚雷，」

「送遠了。」

「接着站起來的是級任先生，學生都呼他親老師，他是教授國語的，三年師生的情誼，一朝看送他們都要脫開自己的手像小鳥一樣扎上翅要向另一個地帶飛去，他當然免不了有些悵悵。」

「在這輝煌的燈光下嚼着茶點，我的心一半是悲哀一半是歡喜的。情感使我留戀你們，不願你們走，但另一個心却祝禱着你們一去永遠不再回來！昔趙太后送燕后出嫁的時候，持其踵而泣，甚悲，念其遠也。然而已行，則祭祀必祝之，祝其勿反，是爲其久遠計也。我現在懷着趙太后的心，雖是爲了你們的走而悲傷着，然而你們走後，我也一定祝禱着你們勿反的！」

好似對這些快要離開母校的學生每個先生都應有一套訓戒，也可以說是各人把所教的課門給一點指示。數學先生望了望學生知道在數難免便爾自動的站起來了。

「數學這玩意不比別的，粗心浮氣是不行的，第一應當多演題，死記公式。臨場時，胆要大，心要細。你們要把腦子變成一面板，上邊反覆的感染着 x, y ，這樣一定會勝利的。」

英文先生正在低着頭嚼一塊餅乾，掌聲使他抬起頭來，他望見全體學生的眼注在他身上，這意思他當然明白。

「對於英文我可以告訴你們一個祕訣，那就是死幹，死幹，第三個還是死幹！早晚把心訓練成一座打字機，那便可以得心應手，萬無一失了。」英文先生也盡了自己的一份責任。

生物先生慢張張的立起身來，憑着講書時的口吻，聲調高低緩急得宜的說：「你們應該學一個象鼻子，大面可以捲樹小面可以拾針，巨細不漏，還愁什麼

呢？」

歷史先生叫學生學漢高祖，他因為能駕馭將才，所以平城之危，鴻門之宴，均能轉危為安，到統一了天下得到最後的成功。你們駕馭歷史這門功課，如果也能如此，自然可以脫你們於緊急時而達到會考及格的目的。」

地理先生不大好說話，可是學生的掌聲韻律的一勁響着，說不說在你。最後也被鼓起來了。「你們的胸中要印上一幅地圖！」侷促的紅着臉說了這麼一句硬坐下把頭低下了。

最後，說話的是理化先生。他叫學生要神龍變化。什麼物理變化，化學變化，變化好了，及格還成問題？

先生們的話完了，口仍然閒不住，茶，糖果，一勁往嘴裏填。難過的只剩下羔羊一般的學生，他們臉上十分不是個勁，每個先生的話都好，然而每個先生的話更使得他們感覺到不安！，一個代表免強登在講台上向諸先生致謝，然而話中含着苦澀！

年前年後的忌諱

過年，使我想起了一些忌諱的事來。

老曾祖母是個燒香唸佛的活菩薩，在全家中她算是最疼我的人，她什麼事都順着我的心做，我愛聽她的每一句話。可是也有個例外，新年臨近的時候，便不和平常一樣任着我了。從「辭灶」說起。晚上，她老人家在「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的灶君神位前（其實是一張粗白紙印上了幾個小人）口中念什麼「灶王爺爺上天堂，多帶五穀雜糧，」雙手捧着香條上下的再拜，我立在一旁看着她可笑的樣子，也看着小桌上擺着的糖瓜，（辭灶是少不了這樣東西，你不，怎樣說：「灶王爺爺伸手——穩拿糖瓜」呢？）曾祖母用眼瞅着我，這眼光可和平日有點不那個，不知怎的叫人望見有點侷促。隨後老哥哥從外面用竹篩篩過一些草料來，這時她早已把紙馬從灶王上割下來壓在紙上了。點上火，我看着紙灼，

「吃糖瓜，」小手往小桌上一伸，曾祖母的手把我的手打下來了，「腫嘴！」接着來了這麼嚴厲的一句，我明白這是訓斥，然而「不教而犯」的忌諱，我却有些太冤枉了。

離年還好幾天，就看見曾祖母到處燒香燒紙。這兒一堆紙灰，那兒一堆香灰的。炕媽媽，門神胡爺爺，碾神，磨神，豬欄門神每位都有一份喜錢。錢不是白花，將來有用着他們的去處。譬如小孩子嚇着了就找炕媽媽到處去找游魂；門神可以擋阻住一切邪魔神祟。這幾天不許我胡說，不許我到處亂動，什麼才不是胡說，自然我不大明白。貼春聯的時候我拿一些小「福」字，小「有」字隨在大人後邊，曾祖母指揮着叫貼在碾上磨上門上和一切所有的器具上。把「有」字還得貼倒。他口中咕噥着「倒有倒有呢。」

新年的晚上，曾祖母拿一張很髒的破草紙在我的嘴上擦一下，好似對誰求恕似的說「小孩子無知的話權當是個屁！」說完了，接着你聽那一陣囑咐：夜裏須得朝什麼方向起身，因為財神或是喜神在那裏。五更頭不許說話！就是要說得先

想好，譬如「沒有」「窮」「不好」……等等這一些字眼全得迴避的清清楚楚。至於「多呀，」「發呀」的好名詞當然是「厭其多了。五更裏，看見盆裏的餃子不多了，然而你要問須得說「鍋裏的餃還「很多」吧？」就是真沒有了，回答也一定是明天早晨「多的多呢。」明明已經用草紙擦過了嘴，然而不吉利的話仍然不准出口，明明不准多說話，然而有些話還是多多益善。年夜我怕一切的大人，尤其是曾祖母，好似她們也怕我，怕惹的我哭，大年夜裏淌眼淚那如何了得！雖有「百無禁忌」的紅貼壓的頭上，也還是有點不放心的。

元旦不見條帚，不掃地，大約「掃」不是個吉利字。頭初三誰也不敢做營生，只吃喝玩錢和談天。女人初一動針，要一年眼痛，你想誰不甘心服從忌諱玩幾天痛快的呢？有些講究的人年夜整宿不睡，怕睡着做個不好的夢，那麼一年都倒運了。

正月初上不許孩子們動土。這意思後來才知道是怕動了「太歲。」「太歲」的威權很大，你惹着了牠，能使你七竅流血，家破人亡。

教 書 樂

在這耳聽目及一切對教書叫苦的氣氛裏，我來寫教書樂，我知道，有些人看了題目便會搖頭的，說不定還在心裏說一聲「矯情」呢。

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也曾從「教書」上幻想出許多苦況來，彷彿一個處女用恐懼的心虛測着不可知的未來一樣。許多朋友用一些好意的話使我的心加重了害怕的分兩。一天下最無勁的事業是教書！它最能妨害人的心靈的發展！「這是一位好友的箴言。是的，教書是無勁的。「教書匠」不是沒有出息的代名詞嗎？彷彿一個人在人生的各方面都絕了望才會被迫到這條路上來。

教書，到底我來到這荒僻的城中試驗着了。我是帶着恐怖來的，先把心裏裝好一套世故。說話的分寸，對人的態度，全在心裏打好一個底。可是事實證明了我的過慮。校長是朋友，同事有的早就熟了的，就是才認識了的也覺得多半是可

以交結的，固然各人心裏都設着一道防衛線，可是在不相侵害的關係上，是可以合攏在一起玩的。暮天裏，一個人喊一聲大家便一起擁出來了，高個的走在前頭，像一條遊龍，擺動着，擺到了運河岸上跳上一隻小船，渡過去了。挨近坐在荒郊的土地上，靜看夕天的殘輝落在河面上，黃昏把人的影子散亂了，每人採一朵野花唱着回來。

學生，個個都是從鄉村裏來的，沒有一個心不是純樸的。先生在他們眼中有絕對的威權，一句話會使得他們哭，一句又會使得他們笑了。這些天真孩子的每一張臉，都會使一片創傷的我的心得到了極大的安慰。在這些孩子身上除了良心別的是無法加上的。

我把整個心用在這羣孩子們身上，在白天，在夜裏。一些事情忙得眼皮都紅腫了，可是一想起他們的笑臉，什麼都忘記了。有些時候他們也會叫人生氣的，從心裏氣，可是氣過以後，什麼痕跡也不存的。

在作文班上，大家都在默默着，你一個人立在講台上看那幾十張臉譜。有的

用手掠着拂在前額上的頭髮；有的用口咬着筆管；有的急得額上直冒汗珠；有的用眼想瞞旁人的稿子，先舉起頭看一看先生。情態有若干種，是可笑然而又是可愛的。

課餘的時候，跑到我屋子來了，三一堆兩一簇。話說的得太直，直得叫人有時不免要紅臉，然而沒經過理智，話是好意的。

「教書樂」是我感到了的。雖然犧牲一切個人其他的精神活動，但誰說這犧牲不值得呢？如果有人再囑着「教書苦，」那我一定回答他：「這是因爲你只看見了自己沒有看見學生的緣故。」

二十四年

可喜的孩子們

在故鄉裏剛過罷舊年回到校中來的這些初中學生，把「村居記事」這個國文題目拿給他們做，我曉得用不着卷子你一定知道他們會在上面寫些什麼了，他們的身材，他們青色的心使你這樣猜定不是意外的事。

在一片白色的地上，用雪球當炸彈把同伴做了敵人；在明鏡似的冰上打滑，追逐着，呼嘯着，弄出個新奇的花樣來顯英雄，不幸跌倒了，痛在心裏也咬住牙齒表示大丈夫；年夜裏吃年糕，聽老祖母說故事，或是爭着要守歲錢，還該是在新衣的比較上顯出得意或不快，總之，這是我們意料中的文章，而且是必然的。

但是，我們錯了！

當我一晚上看罷了這三十多本卷子，我真是給一種又驚又喜的感情包圍住了！孩子們沒有我的啓示却寫出了我要求的文章來！沒有溜冰，沒有新年的快

樂，沒有往昔孩子們應有的生活寫照，却不約而同的用了一枝悲痛的筆給我畫出了一個破碎恐怖的鄉村來！這叫我驚異極了，讀了這些文章我感痛得了不的！他們無意而且不會去鋪張的描寫，但是寫來却比一篇文人手裏出來的閒情文字更使人心動，他們寫一個受着年關磨難的人在債主怒氣下的那可憐的情態，也恰如其分的寫出了那個債主。

「當日爲了情面，借錢給你擋了急，對得起你吧？今天，哼，今天繳不上錢我快要對不起你了。」這對話的口吻可說惟妙惟肖。有一個學生描寫一個和藹的農民被債主迫得上吊死了，這死者平日見了他一定有一套和氣的話，於今他見了他直挺挺的躺在地上，不禁退後了三步，怕他爬起來再向他說那一套和氣的話。瞧，深刻夠不？其餘的學生也都是寫了些爲經濟關係而演出來的一幕幕慘劇，從文字中看見了血肉模糊的屍屍，也聽見了寫它時候跳動的那個小心。總之，這些孩子們——鄉下的孩子們給我帶來了個悲慘的鄉村的影子。

我不禁發深省了。這些應該只知歡樂不知愁的孩子爲什麼拋開了歡樂而來專

口外。什麼怎樣？」他手裏捏着這塊的硬法從靴裏取出。
 「一個從濱江來的人。」

爲了一點意外的機緣。得和一位關東客同席吃飯。設若我以前不知他是一個商人，單從肥膩的臉上也不與錯認了他的行業。他雙手遞給我一張名片，上面寫着「濱江關西縣」什麼雜貨莊經理，關西縣對我雖有些陌生，然而濱江（即哈爾濱）我是走過幾次的，不知爲什麼，這個地名一觸着雙眼，心下怪不是味的。爲了想從他口中得一點願意知道的消息，我便直爽的裝出對關外地道的神情，說了一句「濱江我也到過幾次。」這一句果真奏效，他帶點驚奇立刻反問一句：「先生幾時到過那裏？」這反問並不是對我的話有所懷疑，我便乘機一口把話全吐出來了。我說我到過奉天，長春，濱江，一直衝到懸在吉林北邊線上的依蘭，過江便是江省了。（關外人呼黑龍江曰江省。）

「依蘭？」他似乎驚怪着有這個地方。

「依蘭就是三姓，從濱江坐船可以直達。」

「呵，呵，三姓三姓，那知道，那知道。前幾年奉軍和老毛子（即俄人）

開戰，這個地方遭殃不小，是三姓。」

「用學名提起一個地方，會叫身處其地的人也莫知所以，如果並個土名那真是

盡人皆知。我就這樣提到玻璃拐子（即海參灣）……他都知道，而且用口全把路

線劃出來。」

「呵，關外真曠闊，明山秀水，沃野千里，我去的時節正在秋天，一眼望不

到個莊村，那寥闊，那廣大，簡直沒法對一個沒見過的人形容，只可惜……」

「唉，這才幾年，……」他也不勝其感慨的長吁一口氣。

「我到關外已經十年了，這算是經過了兩個朝代。九一八事變我也是吃驚的

一個人。」

從他說話上可以知道這人並不是沒有常識，把心裏預備好了的問題也就搬上

口來。

「關外換了皇帝以後比先前怎樣？」

「什麼怎樣？」似乎是覺得這樣的問法很難以回答。

「我說社會上的秩序比以前怎樣？」

「你說社會上的秩序嗎。」略一沈默，我知道他在用心思索。

「乍換天下時擾了一期，現在漸漸安定了，」我聽了這話未免疑心這是被麻痺好了的一個人。

「日本對待高麗，第一步不也是這樣嗎？」這一句話我沒想到會從這位商人口中吐出來。

「皇帝很威風吧？」

「威風什麼？日本是太上皇，攪弄着他像攪弄一個猴子，什麼都是人家先講論好了，他照辦就是了。說威風，最近聽說還要到濱江出巡呢。」

「先生在那裏生意可發財？」

「罷罷罷，別提了，全是販賣日貨，簡直成了日本奴；但這是逼的，我輩的

商店最初全是從北平運貨去，可是於今行嗎？一百塊的貨運到地頭得出六十元以上的稅；濱江本來俄國貨不少，可是現在全被日本打倒了。」

「賣日貨利錢大嗎？」

「不管大小也得賣呀，商店報歇業是不准，死活得開門，日本××真是法子，想得週到：賬本全得從官家買，進貨出貨的數目以及每年的餘利全得照實報告，譬如賺一百塊錢，他得抽去三十塊，你想這不是勞心費力的給他混嗎？而且你有錢也不能往關裏帶，身上有十元現洋，你會進不來山海關：在那裏一律行使滿州紙票和日本金票，輕易見不到一塊現洋，他們對於中國報紙和一切貨品，幾乎全要禁絕，然而却是歡迎中國現洋——大頭也好，小頭也好，見一個吸收一個，中國有些貪大利的人專做這行買賣，一元錢可賺五六毛，現在關外有花旗銀行可以兌款；也有中國銀行，聽說下令叫他五年以內收回所有的鈔票。如果你願意兌錢到關裏，目下是可以了，但一百元錢兌到天津，你只實見六十元，這時匯水低了，頂高的時候到過六十元！」

「聽到說義勇軍的消息嗎？」我像是一個新聞記者，從經濟，社會問到了軍事。

「義勇軍，青紗帳季多，現在聽不大見，大約有幾千人全在山裏，這樣日本的飛機也沒辦法，有個機會他們便出沒幹他一下，消滅是沒那回事。現在關東分爲十省了，每省的要道都有了速度極大的汽車，就按縣來說吧，每縣一定要有兩輛，一旦有義勇軍活動的消息，縣長一輛，日本監督一輛，便帶着警察去打。鄉下現在還沒有駐上日本兵，可是每縣都有日本人做上司。」

「你來回走，路上不打麻煩嗎？」

「商人莊稼人都還差些，照若你們學生一流人物那可真難過去山海關。日本人做事可嚴密：譬如想坐車走，先得花一元錢買張入國證，航行更麻煩！要是想從龍口上船，一定得到大東公司買票，你去，他先打量你一下，然後用筆記好你要去的地方，街市門牌號數以及找何人，並和他有什麼關係；這是初步手續。第二次取票時，再照樣問一套，如果一個字音說得不對，或是一個字形寫錯了點，

他會給你一個懲罰：三天以內不准走，這算是一個考查期。如果有多人保證，或者可以有希望，但若是三次犯規，便永遠不許你買票了，唉。」嘆了口氣說下去：「關東是咱的地方，連去的資格都沒有了！關東全是北幾省人，偏偏叫日本××當家？唉！這是什麼道理！」

「先生，你到過關心，到底關外好得多，我看關裏人大都把這塊好地方忘掉了！先生真是，你是見過的那樣一大片……先生，你們念書的人眼光大，你看將來還有希望收回來嗎？」

我沒有回答出來。心下默念着兩句話「這樣一塊好地方，我看關裏的人大都把它忘了！」

二十四年

黃 風

我的家在東海之濱，消受着海洋氣流的浸潤，就是到了乾燥一點的春天，也感不到風的威脅。陽春三月，雨濛濛的似乎爲了催開百花，有風的話，那就該是「吹而不寒楊柳風」了。

自從來到了這座古城，我才認識黃風。

魯北這地方，沒有山，一眼可以橫掃千里，它和塞北之間沒半點屏障，宜乎風勢的來如入無人之境了。

圈在這古城中的人本不容易分明四季的界限，因爲在它的懷抱中的盡是些黃花一般的叢冢，旁邊是破碎的磚瓦間雜着白骨，再就是一片片曠地，地角上點綴着幾家人家。古城的圈子不讓春色透進來，樹木很稀疏，這裏的春天，總不像春天。

然而，你要知道春的消息也並不難，只消拿黃風當個標記就得了。一點也不含糊，黃風好似和春天結了不解的緣，它決忘不了她，它怕青春受不了孤單。

去年因為鬧旱災，所以黃風也特別厲害。它有這麼大的威風，只須一想到它馬上會使人想到宇宙的不穩！它的來不一定在什麼時候，在白天，也許在夜裏。你正在酣睡，忽然有人在急劇的搖動門窗，你猝然醒過來，心突突的跳，這時外面像海上起了濤波，像無數的幽靈在吼叫，到了你體會到了響的是什麼了，鼻孔也覺得有些窒塞了，對一對牙，沙沙的一陣碎響，合上眼再也睡不着了，一種恐怖擁到了心窩，彷彿自己置身在一團險惡的氣氛中，不敢去想明早的太陽。

早晨一睜眼，小屋成了另一個世界，自己已不是主人，桌布，窗台，書籍：

……全給塵土封住了。一開門，風土一下子把你噎回來。外面在下着雨，塵土的雨。窗子和門像瘋人一般可憐的打着抖擻，細的沙土找到一點空隙便拚命的向屋裏鑽。太陽不知被吹到什麼地方去了，看不見天空，看不見地面，宇宙成了土海！人和一切的東西，在它的濤波中起伏着，用力叫腳向地下扎根，如果一放鬆

會擔心一隻手把你攔了去。樹枝像一萬條蛟龍硬掙着要往天上飛，而脚下彷彿有什麼絆着，聽它急得那一陣怒吼！

仰臥在牀上閉起眼來想着故鄉春天的那一副靜景來鎮靜盪動的心。「嘩隆」一塊拳頭大的泥塊落到耳邊來了，一下子跳起來，用力推開門，叫旋流沖到深汀屋子裏去，因為我太擔心她的病身子了。

她正在屋中苦喪着臉咳嗽，一看見我便出口抱怨：「我說不在這個地方吧！」說完了，又是一陣咳嗽，吐一口紅紅的東西。我便擁着她到訓育處逃難去了，因為那間屋子是雙層的玻璃窗子。

逃難的人早滿了，人人嘴上塞一條手巾，頭髮上，眉毛上，點上了杏黃。把她安放在躺椅上，用手巾蒙上臉，面面相覷着，誰也不說一句話，這淒涼的味可以拿什麼來比擬呢？

一回，玻璃窗外紅的像灼起了火，帶着嗚嗚的響聲，一回，全黑了，沒了房舍，沒了人影，沒了宇宙。

塞北的沙漠要拔根南遷，每一個生命都懷着世界末的日恐怖。看看深汀的樣子，心下恨恨的想：「誰叫你留戀這沒有春天的沙漠呢？」

像發怒的人漸漸細了噪子，風勢小得又叫人想到宇宙的可以留戀了，窗子也發了白色。這一羣難民解去了口罩，解去了臉上的恐怖，拍一下身子推開了屋門。這時外邊的地高處像面白鏡，低處一堆亂草一堆白沙，微風還在逗着他們旋轉。

各人回到自己的屋子裏去掃除三寸的塵土再權做主人，然而明天不再來這一回，誰又敢說定呢。

四月會

四月會從什麼年代開始的，誰也回答不出來；四月會的影子却在這方圓百里內的人心裏一年一度的閃亮。

四月會原是爲迎神的，不過照樣看起來說是娛神不如說是娛人呢。正會開始在今天，可是熱鬧在昨日已經閃開了，這，我們不能不追上去給這個大會一個完全的剪影。

昨天，一吃罷午飯，此起彼應陣陣的鑼鼓已吹打得人有些心慌了。「走，看接駕的去！」男女老幼頂着千奇百怪的樣子，千奇百怪的姿態放開步了，這時已看不見路了。白路變成一條黑龍攪動着，扭着花向進德會擺去。一時進德會成了繁華的中心，接駕的大轎停在那兒。所有的熱鬧都匯聚在那兒：什麼漁樵會，雲龍會，武術會，音樂會，船會，太獅會，槓會，這樣數下去，至少有七十樣以上

不同的名字。每種會都有它的引人處。每種會都有鼓樂導引，每種會都擁有長竿挑起的大旗小旗，紅色的，白色的，方的，三角形的。上面寫着辦會的鄉鎮，寫着會名，寫着「接駕」兩個大字。

亂說了一陣，還忘了點明是接什麼駕呢，讓我趕緊在此插一句：接駕就是接泰山奶奶，她今天駕臨，正在歇馬廳候着人去接呢。接駕的廟口有三個，（碧霞宮，大寺，那個我忘了。）你不見停在進德會裏的大轎有三乘嗎？聽說在先轎裏坐着的是蟒袍玉帶的木奶奶，而今天我看到的却是她的一張玉照了。每個廟口有預先攬就的各種會，所以三乘轎的週遭，各有一隊隊不同花樣的玩藝，都出神的玩着從駕前閃過。今下午黃風很大，下着土雨，迷縫着眼讓鼓樂聲震破耳膜，讓三匹槍響得像炸彈，讓一萬道小旗在風前向着一個方向倒，彷彿海市蜃樓映來了三島仙境，奶奶也該驕傲的微笑了吧？

各式各樣的會的行列最後都從兩壁人牆砌成的窄徑上出發了，向着歇馬廳出發。老人口中不滿的唧唧着：「大白天裏接駕，朝代換了，什麼也反常了！」這

感慨是有因的。聽說以前接駕是在晚上，男女老少在大野中直混一宿，歌馬廳前的香成了叢林，人跪滿了一地，在夜裏你想這夠多麼有神祕味呀！後來因為世道

亂，也因為神祕中青年男女往往鬧出些「神祕」事來，所以於今改在白天了。

不過，接駕回來還是在夜裏。跑到進德會身後的道旁截着看，沒有一樣能漏過眼的。一樣玩藝在燈光下比白天有味的多多了。頂美的是添了向人瞪着神祕的眼睛的燈籠。等着瞧吧，武術會來了，一陣掌聲表示了不放行。於是，朦朧的燈火下看那一片冷光如水吧，聽大環刀，聽銅叉，聽九節鋼鞭那一陣節奏的唧唧吧。旱船，高蹺，也很耐看，古裝的劇中人——尤其是雙手握兩朵蓮燈的那一個拖一身素紗的女子，神祕飄在她的周身，還有那個圓笠白鬚的老漁翁也有點飄然欲仙的神味。槓會也有趣，一條軟軟的槓桿在兩個人肩上一勁顫動，槓上的鸞鈴一齊響起來，絲綵飄飄也舞起來，三步出去，兩步又退回來，看了這，想起兒時夜裏看娶新媳婦的「躡街」來。雲龍會更叫人歡喜——尤其是小孩子們。一條九節的雲龍，帶着一身的亮眼在人的手下翻舞起來，口中還噴着火煙，無怪乎轉得

那一大陣掌聲了。若是留下別的會不說，這個身子真像在元宵之夜呢。你嫌沒有「煙火」聽，三眼槍「大雷子」似的在耳邊響了。就這樣，七十幾種會盡態的嬉着男女觀衆，一直下到三點在枕上還隱隱的聽到鑼鼓響呢。

今天是奶奶開始收香火的日子。四方八面的善男信女，爲了到她面前叩一個頭，焚一柱香，不怕往返二百里的路程。十三日奶奶要出巡，不消說，駕到那裏，會到那裏，如水的人淌在那裏。

人的集會也從今天開始了。百里內外的人都來趕會，做交易，進香。本城頓然繁榮起來，住戶皆大歡喜，空屋出賃給香客，可以平空撈一大把錢，買賣家可以利市十倍，這樣一直熱鬧三十天，一百萬隻銀元在這些人手中流來流去。而奶奶在行宮裏也大發財源，直到最後她才把這份榮華在熱鬧中又給帶走。

二十五年五月於臨清。

在故鄉裏，秋郊該是一片冷寞了。立在地裏受風吹雨打的那巨人般的「高粱園」這時想已撒下了曠野入了溫暖的「草園。」除了老草在戰着金風，故鄉的郊野是一無所有了。

這裏却不然。這裏的秋郊寞寂得不那麼早，人羣回來一掃而空。這裏一草一木，一坡蒼綠的棉花，圓圓的小桃吐露出白花，在秋陽下像一個倒弔的銀鈴，把秋天點綴得格外素樸。這時，坡下熱鬧得像集市，差不多每塊地裏都起伏着女人，這情況和我們故鄉清明佳節女子簪青有點彷彿。這是在忙着拾花呢。

秋漸漸涼了。花葉也叫霜染成了紅色。桃子變成了空壳，有的也還在口中殘留着一縷半縷的白絲，好似一個破夢的影子。白銀似的棉花都叫人摘去換成了白銀，這時，便是閏花時節了。

一個貧窮的女人，她決不放過這個黃金時代，她自己沒有土地，就是有，用處多着呢，地裏的出產怕也暖不到她的身上。只好在這時逐着隊伍去闕一點「紅花」好作一件棉衣過冬，你不覺得秋風已經有些尖厲了嗎？

昨天還沒破曉，突然被一陣陣鬧哄哄的聲浪激醒了，睜眼一看，窗上還沒有一點曙色，以為是早市的喧嚷，眼又閉上了。吃罷早飯閒踱到校外的西郊一看，唔，闕花的女隊伍已經滿了。有六七十歲的老太婆，有十七八的大妮子，也有更小的小姑娘從衣服上可以看出她們的身份來。人人腰間束一個包袱，這裏一羣，那裏一隊，口裏說笑着，指劃着，活像一隊隊敗陣紛逃的亂兵，她們的脚步一踏到地裏，身子便伏下了，眼睛向着棉花瞪得老大，急急的想獵取點什麼。紅色的衣角，綠色的衣角，給秋風掀動得像蝴蝶兒飄飄。刷刷響過一陣，隊伍又開出這一塊地來了，各人的肚子都脹大了一點，然而那些桃子可空虛得像失了靈魂。

大家正在逡巡着尋找目標，一個人指着插在地裏的一支小紅旗說了：「人家在會呢。」然而，人都從四面向那裏匯去了，連說這話的也逐在後面。地頭上

站着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兒，向着羣衆擺手，呼斥。他的呼聲倒成了一個魔咒，人更湊近了，而且那邊已經有人踏進地裏去了。他，像一條老破船急急的划過去，高聲罵起來，用力去撕那人身上的包袱。正在爭執得不開交，左邊右邊，一齊擁入了花地，伏兵似的已在搜索着前進了。老頭兒氣得東奔西跑，但不知向誰揮拳才是。

對着這一副神聖的畫圖，我感到自己是一塊糟粕了。心下忽然來了兩個詩句：「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正在低頭反復沈吟着，忽聽得一片喊叫聲，一片脚步聲，抬起頭來，只見幾條生龍活虎的漢子在怒冲冲向羣衆示威，她們都紛紛的向四下裏散去了。

二十五年秋

○ 在會便是在看花會，不許人家來鬧。

中秋憶關東

是幾月裏，一個人孤身馱着個個名字從瀋陽沖到幾千里外的三姓（依蘭，）已經記不清了，可是這一點也還可以做個測量的浮標，就是到了那兒不久就罄了所有的幾塊大洋換上了一身夾衫。可是這也不能夠準確的照習慣去斷定，因為關外的秋風來得特別早。

然而這個記憶在我腦子裏却是鐵一般的堅實：就是中秋節前半個月已經飄過了一次雪花。那時身上的袂衣已經不要人了，風勁得像箭頭。曾冒險開口向伯伯借兩塊錢做件棉衣，伯伯說沒有；可是可以替我想法子。托少房東到舖子裏賒二斤棉花叫我脫下身上的小被襖來把它絮成綿的，至於綿大襖，伯伯沒有提一個字。

兩天以後，小綿襖給了我一點溫暖（這件衣服我一直保留了好幾年）雖然是

那麼短又那麼薄，但也不得不感激少房東的慷慨和伯伯家妹妹的辛苦了。

衣服突上身，然而兩塊錢的重債也同時壓在身上了。

由伯伯的介紹我到高等審判廳去當一名錄事時，離中秋節已不過十天了。因為自己已經有了事情作，自然可以不用再夜去明來一天跑上十幾里路到一家切麵舖裏去伴一位賣卜的老先生睡了。白天釘在桌子上和兩位年紀彷彿的同事寫些犯人的名字，眼縫裏時而閃來他們可怕的影子，其實這也不勞你用眼角去瞅，一陣鏗鏘的鐮鏹聲便向人報告了。晚上，同書記官長——一位不能稱爲酒中仙，睡在一起，看他尖口的吃山珍海味，餃子都是九鮮餡的，聽他醉後胡言亂語，漫罵，罵革命黨，罵孫大炮，罵得人心上一陣冒火，又一陣要笑，聽一位長舌的書記長叫人肉麻逢迎話，旋酒是他的，提夜盞也是他的。他是專長着張笑臉給官長看的。笑的結果，書記升成了書記長，不，應該說是書記官長的心腹聽差。

中秋節到了。就是這天發了餉。我發了不到四塊哈大洋，（每十元合現洋七元）給廳長送節禮扣去了好幾毛。吃過早飯，全體動員給廳長拜節，大家都穿戴

的很講究，官大的走在前邊，其實也沒有命令，我們三個小書記成了自然的尾巴。對着廳長好似對着自己的祖宗，話全揀頂足以表示自己卑微的說，自然那時我們三個人木成三塊木頭。

一出廳長家的大門，隊伍散了，誰沒有個溫暖的家？誰不預備果品今晚上來一個「團圓？」那兩位同事雖也說了句「到我家過節去吧？」我不是傻子，那麼不識趣。我說：「我得到家裏去呢！」對外人我老是這麼說，而這位遠到母是同姓的伯伯拉成了「親的。」然而，當衆人把我撇在一條歧路，「家」顯然對我板起黑風臉來了！我立在十字路口，摸腰間那三塊多紙票，心一陣發酸，風嗖嗖的和我作淒涼的耳語，身上的綿花好儼叫它吹走了。

「到「家」去！」心硬了一硬步子移動起來了。

先到時市上買了兩條鮮魚和一束食物。這是早計算好了的，除留下兩元還債外，其餘的一塊多錢全花在禮物上。我希望禮物能買出「人家」（應該說「家人」才對，是不是？）一副安穩。這時我願意用自己的生命去換心靈上一刻的慰安。

禮物送到「家」，「我又說「家」了」伯母和妹妹正在忙，她們一見我來都表示歡迎，含笑的說「怎樣還用買東西，你這孩子！」說着提過去了。

大家這時正在忙，一樣一樣的，菜已經不少了。表兄、伯母的弟弟，在廳裏當法警）也加入了工作。我也下手學着包餃子。她們不，我，我却一定要幹，我說全家一人齊忙才夠味哩。

晚餐是盛饌，五個人團團的圍了一桌，伯母說「這才叫是吃團圓呢。」伯讓我一杯酒，說這過節哩。我推讓了多時，終於沒敢叫這苦力沾一沾唇。放下碗筷一出門，月亮突然給你個晶亮的圓臉，使你有點不好意思似的。在一片清光底下大地成了海，影子在上面漂浮，彷彿有沈沒下去的危險。冷風撫弄着我的衣角，玩皮的孩子冬天用冰手摸人似的。

院子裏已經排好了供：有菜，有月餅，有瓜果。供的是一個從市上買來的「兔子王」伯伯和伯母叩了頭，最後我也跪下了，連身子連心。房東另有同樣的一桌，叩頭的有老太太，少房東，和他美貌的伴侶。紙灰亂飛，香煙簡直有點發

眠了。

我裝成個孩子分了供果，口裏嚙着心屋不知是甜是苦了。

對着影子我在做夢：把月亮漆成個黑臉不更好嗎？

善祥的太武，滾滾的雲平冬天眼枯干一人以由。

中秋前二日

一貫常光這可大眼也！

這可頭君一出！

自無從部一淋雨！

鄭發身強體健正照人團團的圍了一桌！

個全家一人！

當家！

蛋糊五！

表示！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